





馬六甲河畔
范友卓作

NOV 1981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蕉風 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一九八一年九月及十月聯合號三四二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72455, 572551, 572769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紫一思

KDN 0437/81 * M.C.(P) 10/3/81 * ISSN 0126-6608

馬幣一元五角 • \$1.50 Senaskah

目錄

一九八一年九月及十月聯合號 NO. 342

小說

解脫

13

洪泉

論述

談現代詩的詮釋

106

謝川成

詩

望月

沈穿心

無題

劉文敏

艾文詩兩首

艾文

報訊

李宗舜

河流是第一聲問語

林若隱

街

白船

瀑布／寫生

周清嘯

唱曲

柔密歐・鄭

散文

The Night is Young

12

黃澤榮

惆悵還依舊

45

湯米

某個失落的香囊

81

參商

專輯

黃繼豪劇作專輯

蕉風

- 魔鬼與影子（三幕劇） 50
- 圈子與棍子（啞劇） 67
- 鐘與稱（啞劇） 69
- 夜讀（啞劇） 70
- 兩個囚禁者（啞劇） 71
- 走索者（啞劇） 72
- 自動售糖機 75

美術

- | | | |
|-----------|-----|-----|
| 范友卓的藝術 | 82 | 莊金秀 |
| 一九八一純美展 | 84 | 趙少昂 |
| 繪事視感十章 | 93 | 正修 |
| 「李家耀畫室」難產 | 94 | 劉偉 |
| 新視覺的藝術 | 95 | 劉庄 |
| 徐悲鴻不認野鷄學校 | 96 | 黃乃群 |
| 楊善深旅行畫稿小記 | 97 | 黃乃群 |
| 想到、寫到 | 105 | 黃乃群 |

專欄

海外親情（百年專欄） 5 鄭百年

香港名作家徐速先生逝世 117

封面／ 范友卓作

風訊

編輯室

望月

關於月，天就緊張了起來
據說：你是回來祭拜哀傷的身世
有一個人，正朝向一片哭泣的髮林
看歷史把悲痛還給傷口，傷口
還給找不到脈源的血源
而我是以這樣的姿勢枕着劍，正在
望月

● 沈穿心

海外親情

● 鄭百年

無可否認的，香港的學術界是比我們那裏熱鬧得多，研究亞洲問題的歐美學者，沒有不到香港來訪問及搜集資料的；中國大陸的學者如果想到外國來，大部分也都以香港為出入門徑，南洋以及紐澳的學者如果想北上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及韓國的話，也都樂意於在這個繽紛多采的城市歇歇腳，和許久不見的朋友聚一聚；所以，從某種角度來說，香港是東西南北的中心，資料比香港人還要多，也比香港的高樓大廈還要集中，東翻西檢，猶如穿梭香港的鬧區，熱鬧得好像天天都在渡新年過佳節。



姨丈詹安泰教授合家照，中間坐者即姨丈，姨媽夫婦，後排中間站立者即表哥詹低慧教授。

雖然住在青年會，無法像兩年前住在伯里基學堂一樣，可以直接地和學術界交往，不過，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电话，卻依舊讓我和外界保持了一線的聯絡。如果我們留在宿舍內，電話鈴聲會直接叫我們去赴會；如果我們已在外頭，櫃臺小姐會把鈴聲一五一十地轉為紙條，留在我們的鎖匙邊，萬無一失地等着我們回來。電話使我們東西奔命，也使我們歡樂愉快。

內人表哥詹伯慧教授出入香港兩趟，雖然通信了多年，不過，這一趟他出入香港從事學術活動，卻依賴了這千里一線牽的电话，來和我們見面，完成了這一段海外的親情。

「我是伯慧呀！你們甚麼時候來香港的，我還以為……。」一個朗爽宏亮的聲音在線的另一端傳過來，興奮得我們倆人爭着把耳朵往聽筒裏塞。

表哥是中國當今語言學家王力教授的入室弟子，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後，就到北京跟王先生學習語言調查的方法和工作，後來又到武漢大學擔任助教、講師以至副教授，一年前應東京大學之聘，前往擔任客座教授，為期兩年。著作非常豐富，對於方言調查及漢語研究有很大的貢獻，早年與袁家驊合著漢語方言概要，最近又出版現代漢語方言，至於單篇論文，總數在四十種以上，是一位學術生命活力非常旺盛的學者。如果從輩份來說，他是當今中國第三代的語言學家了。

當我乘巴士、乘渡輪、又乘巴士，再步行一段路到九龍土瓜灣的袁家時，一路上，心裏有說不出雜亂的感觸。這一段不算遠的路，翻山越嶺，過河涉水，顛簸波波，搖搖蕩蕩，就好像我的腦筋，忽而浮上，忽而下沉，東歪西擺，比下渡輪穿馬路的人潮和鬧聲還要雜亂。我們和表哥通訊了很多年，所習的又有些相近，平日雖然稱兄道弟，且互換相片，不過，他到底長得一幅怎麼個樣子，還是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其次，我們完全生長在不同的國度裏，所聞所見以及所想的，幾乎都不相同，小焉一言一語，大焉一思一念，都有很大的差異，今天相見相握在香港，如果不是這一份親情，又如何會發生呢？最令人感到撩亂的，我們談話能夠直入心坎幾寸深？不同制度和背景所網造出來的「人際藩籬」，可以撤除到怎麼樣的程度？甚麼是可以說？甚麼是應該迴避的？我們是面照面，還是心印心？一股一股的思潮，像港九海峽的波浪，一波一波地將我搖到土瓜灣馬坑湧道的中華大廈。

表哥長得比我矮，從大陸出來的一幅典型模樣和氣息，即使穿西裝，也躍然地讓你不但

看得到，甚至於嗅得到。讀書人的氣質很濃，第一次握手的時候，就感覺到牠有一雙修長的柔軟的手指，也許這是讀書人的特徵。黑皮鞋大概是在廣州或武漢買的，不是外地時尚的所謂流線型；西裝大概也不是香港訂製的，一點也聞不到新的味道。就在握手的一刹那，我們又驚喜地張大眼睛多盯了幾眼；呵，樸實當然是樸實，開朗豪邁之中，似乎略帶一點其他的成份。我們還只是面照面，所以，一時無法發掘這成份的內容。這麼多年的風風雨雨，他還能保持開朗豪邁的性格，我們已心滿意足了；否則的話，這份親情可就難再繼續下去了。

香港大學中文系邀請他演講，語言中心也不放過他，我對語言調查的興趣並不濃厚，港大中文系及語言中心的朋友們，我也很熟習，可是，我還是陪他東走西走了一陣子，觀賞他在台上高談闊論的風姿。表哥除了硬繃繃的學術文字，散文也寫得很不錯，最近，他應香港文匯報之邀而動筆的一系列東瀛雜記，讀起來就很動人。在這一系列的雜記裏，首篇「色彩繽紛的國家」寫道：

「扶桑正是春光好！」從飛機上看下去，大東京郊外的田野上點綴着一幢幢五顏六色的房子，縱橫交錯的公路上奔馳着五顏六色的汽車。東京啊，東京，你給人們的第一眼就是色彩繽紛，是一個充滿着顏色，充滿着活力的大都會啊！

當飛機降落在巨大的成田國際機場，我在幾位前來迎接的教授陪同下乘車離開機場時，綿延幾十公里的高速公路兩旁，色彩絢麗的各種花木、各種建築不斷映入眼簾。這時正是櫻花盛開的季節，車窗外成行成片的櫻花都像是一張開笑臉迎接賓客姿態。臨近市區的時候，夜幕徐降，高大建築物上耀眼的霓虹燈照得天空通亮，一排排火籠似地蠕動在馬路上的車輛也給大地刷上了瑰麗的色彩。我們的汽車停在國際文化會館開滿櫻花的庭院中，我走進會館，坐下來休息的時候，第一個印象集中到一點，就是色彩，無數的色彩，絢麗的色彩，這是一個充滿色彩的城市，一個充滿色彩的國家。

剛到幾天，一個人踽踽在住所附近的大街小巷上，觸目所見，無論是匆匆來去的行人和車輛，或是高低不一的各種建築，五花八門的大小店鋪，都給人以一種多彩多姿不拘一格的感覺。那些稍有一小片庭院的住房，總是不放過每一寸土地，精心栽上鮮花，鋪上綠草。比較寬敞一點的馬路，中間的隔車綠帶，也都是杜鵑盛開，玫瑰待放，在鬧

市中給人以一種美的享受。

這裏的工作和生活，這裏的習俗和人情，想必也是多姿多采、五顏六色的吧？……這是他應邀到東京大學講學時，所寫的一篇散文，文筆不但流暢，而且也頗為清麗。作為一名學術人員，平日所讀所寫的都是硬繃繃的文字，下筆時卻如此清麗流暢，不亞於文藝工作者，委實難得了。

表哥實際上頗有家譽，他的父親詹安泰教授是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著名的詩詞作家及研究者。出生於公元一九〇二年的姨丈，十歲就能寫詩，十三歲即能填詞，可謂早慧。雖然中學上得晚，不過，他十九歲即進廣東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系的課程，並且開始在新民週報的副刊上發表小說。四年後，執教於廣東韓山師範學院，兼任金山中學的導師。就在這個時候，他開始研究舊詩詞，並且經常發表作品。一九三八年，受聘於中山大學，後來擔任該大學的教授、中文系主任及研究院的指導教授，專授古代詩選、詞選及曲選等課。一九四九年以後，除繼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外，又兼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一九六七年四月，病逝於廣州任內，享年六十餘歲。

我無緣親炙姨丈，不知道他的為人，不過，從時人所寫的追憶文字中，多少也可以想見得到。吳其敏先生在他的專欄「坐井集」（原載香港大公報）裏，曾如此寫道：

詹安泰在家鄉時，我們較多稱他祝南先生。他雖然不過長我幾歲，由於學校裏有不少同事都出自他的門下，所以，我一向也是以師禮待他的。但他絕不擺老師架子，每次從潮安到汕頭來，一群人擁着他，聽他談文學、談詞，他總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製作的新詞拿來對我們講述，或唸給我們聽。

姨丈似乎兼有文人及學者的兩種性格；待人隨和豪邁，有文人的氣質，治學謹嚴周密，有學者的風範，宜乎以師禮事之的人非常多。這一次在香港看到表哥，其朗爽豪邁的性格，應該是來自姨丈了。

很可惜的，姨丈的一生大部分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裏渡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際雖然他還很小，不過，日本侵略中國以及一九四九年以後，恐怕沒有好日子過，實際上，他晚年即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和冤屈，才憂鬱病逝在廣州。吳其敏先生說：

祝南先生呆在韓山師範多年。他的韓山寓興第一句說是「八年已共韓山老」，是以寫作此詞的時間計算的，實際上，從大革命失敗前一春到校，以迄抗戰軍興潮汕瀕臨淪陷時離去，前後當在十二年以上。記得丁丑夏初，他給我寫了一個立軸，其後又托一位同事帶給我一本「無齋詞」，這就定下從此大家難再聚會的一次分手。正如所言「兵火滿天，舉家避難，尙不知葬身何所」，那時，大家都需要有個將何以進止的安排。

文人學者生當動盪時代的確是一件可悲的事，他們手無寸鐵，身無餘糧，即使得以避難荒野，又將如何渡日呢？

雖然姨丈一生過的並不是甚麼安定的日子，不過，他還是非常勤奮，從不放鬆學術研究的工作；創作方面，他出版了無齋詞及滇南掛瓢集；學術著作方面，出版了姜詞箋釋、屈原、中國文學史、李憬李煜詞、離騷箋疏及最近剛出版的宋詞散論；至於單篇文章，目前所知的有「詩經裏表現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論屈原的階級出身、政治地位及其在文學上的作用」及「讀詞偶記」等十多篇。此外，他還有「碧山詞箋證」，等待出版。創作及著作，可謂豐富異常了。

看到表哥，就想起姨丈；唉，這段親情，就目前而言，似乎只能在海外譜製而已。

五月十七日



百年專欄

無題

劉文敏

僅園這樣的悲風

讓雨泣雨：血泣血

千片葉是樹之刻背樹之刻背

於是醒來 問月：

風裏有多少聲鳥語

傳說：

小巷冷冷 踏雪走過

我千條髮絲猶未睡醒一顆星

河說過 不朽是佛緣青碧

河說過 草色夢過的你

在足印底淒淒

沙沙

一葉寂寞猶未讀完 一石菁台未攬

冬到了尋回芳暖的小室

鷓鴣未鳴 聽雪聲琴鍵上飄落

眼睛亮着昨夜午燈 眼睛如泥

絃絃絲絲

莊穆與淒美

小巷冷冷 於是 僅圖這樣的

圖

這樣的悲風雨聲走着

踏雪尋花去

報訊

• 李宗舜

在廣告牌下站立的無數守候者
常會因汽車閃過紅綠燈的錯覺而
不知方向。直到有一天
夕陽掛落，高樓聳肩
吉隆坡那排長龍車隊的街景
似換了另一張幻燈片消失了
方才有一清朗的馬路上
像冒出山頭的炊煙
踢踏着各行各色的人

穿越廣場踱到對面的街心
也許絲毫沒有改變彼此的容顏
但半蒼老的吉隆坡她卻知曉
空虛是甚麼
不平是甚麼
流過黝黑的血腥和豆大汗珠的她
沉睡時一定知曉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日

The Night is Young

黃澤榮

夜正年青，而音樂卻即將死亡，呵，請攬住我的腰，讓我們五指交貼，讓我們腳步輕盈，旋一圈一圈像月亮一樣的弧，別問我圓的以外是甚麼，因為夜正年青，因為言語本來應該是無聲的。就讓我們過去的淚水像今夜興奮的汗珠一樣，讓它迸流，讓它在暈沉多彩，突明突滅的虹燈下蒸發，夜正年青，而音樂卻即將死亡，像註定要早凋的一株愛。所以，再旋一圈罷，在夜正青年，在音樂沒有死亡之前，讓妳的裙浮起如雲，張開一朵花，然後，然後讓最後的舞姿永遠永遠綻懸在妳今後每一個回憶的星空，永遠燦爛，繽紛永遠。

• •

像躺臥在妳呻吟的髮叢一樣，我的眸色是痛苦地興奮着，因為是溫柔，也因為是沒有門和道路。呵，靠攏着我的體溫，像一盤晶瑩泉水吸吮月光一樣，將妳整個臉仰起，讓它明滅地煥發着光和暗，讓我將最後的齒痕，留給妳潮濕的頸根，讓妳永遠地熟悉我的唇。我的愛。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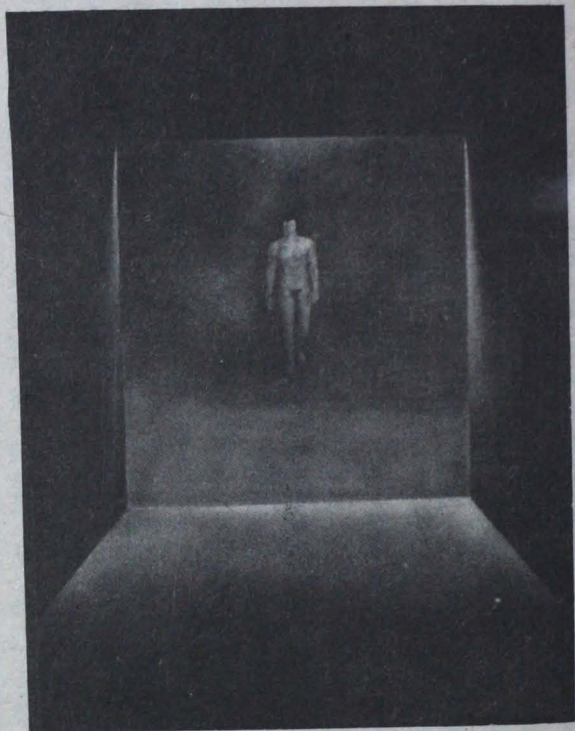
夜正年青，而身後的渡程卻是延向蒼老，或許我們都已來遲了，因為沒有嗒嗒馬蹄，誰也不能知道路有多長路有多遠。我們都不必知道，因為這是今夜，而今夜正青年，也因為我們的自己將會比誰都知道。

• •

將妳的右腳輕翹，拉住我的手，隨着我的旋而旋，在這酒色的年青夜晚，讓妳浮起如雲，張開成一朵花，讓我翩翩化蝶，吮取妳肌體的每一滴甜汁，呵，歌樂即盡，請輕輕一聲，輕輕一聲地伏首於我的肩畔，喚一聲愛，因為今後我再也不會告訴誰我叫甚麼。

八一年六月·古晉

從幸運購物中心的室外透視升降機上向外望；立信站在升降機裏，能夠看到來往的人群，當升降機上昇時，能夠看到的範圍也逐漸擴大，視線上昇，路面上的行人逐漸降低，縮小，甚至於可以由樹梢望路那頭旅店樹梢上的窗口，這些緊閉窗上的玻璃都反射着光芒，立信並不為這些光芒迷惑，他只注意路面上的行人，他想在這個時候或者能夠看到慧貞向這座建築物走來，儘管今天是公共假期，路上的人並沒有更加熱鬧，和往常的日子一樣，優閒的遊客，女士和齊裝的男人，一切都顯得出這條街道擁有輸入氣氛的情調，這整條街都是旅店和餐廳，購物中心和古董商店。



解脫

• 洪泉

早上，在吃早點的時候，立信只注意報上的新聞，並沒聽進慧貞向佈說的一些事情，當她發脾氣的時候，立信才知道她約他今天下午在幸運購物中心見面，然後到四樓去看二點十五分才開始的服裝表演。立信想一口拒絕，可是不知怎得又隨口答應，他自覺得不能老是使她失望，無論如何，她到底是自己的情人。她除了到學校上課辦公之外，喜好服裝，立信自知他對服裝不感興趣，打扮對他是一種奢侈，他不願意老是沉迷在打扮上，美，只是天性的謊言，他笑謔慧貞欣賞的神氣，對於模特兒在台上花枝招展的樣子，立信長久以來都感到不舒服，那是一種變態的陳設，他覺得櫥窗上的服裝設計比表演更悠然，空架子或塑膠人遠比台板上樣的儀態體形和化裝臉譜構成的姿態來的結實，立信不想去看那些女人和不像女人的男人，他們在台上舉腿伸腰抬臂，似乎辜負了文明。他不希望看到慧貞，可是，慧貞一定會來，立信知道自己會失望，還有半小時，她會來。升降機到了四樓，和他一起在箱子內的女人們一巢湧出，升降機又下降到三樓停下，一個清潔女工進來，立信仍然沒有走出箱子，女工按回底層的鈕。立信觀望路過的行人，在對面只有幾個少女，立信沒有走出箱子，箱子又走進一群人，箱子又上升，視線又擴大，又一次滿意於自己的希望；慧貞沒有出現，箱子降回三樓時，立信走出箱子。

三樓的走道上，平靜的很，沒有匆促的行人，只有幾個觀客，由一個櫥窗前移到另一個櫥窗前，一片安祥，立信倚在走道的欄杆上向下俯視，明亮的光由上面直透在這個俯視的空間裏，遽然地，底層的空間是如此廣闊，戶內的透視升降機不斷上落，在這個空間裏，除了升降機的動作之外，再也看不到不斷忙碌的舉動了，粗大的柱子聳然而上，梯子一級一級沿着柱子上伸延，人撫級而上或滑稽地步向低調，然後，很安穩地落在底層的空庭裏，或坐或站，他們在無知無理中演出一齣顯得安份不激烈的默片。立信俯視人群，只能看出人們動作中的特異姿態，肩和頭的移動，或者他們由立信的眼中以三角形的姿態入幕；他們並沒有呆滯在那兒，他們不會逗留太久又演出，怎帶着垂直錐似地擺動，是的，或許那是一場尋常的表現；立信的腦中怎有一種意象，慧貞曾赤裸，她又身體上披上新買的布，她把布掛在肩上，把布下端纏着小腿下，然後，張開的手臂抓着布的兩端，形成一個受難圖中的徒者。花布上的裸女，慧貞在他的眼中具備了可當妻子和情婦的條件，立信自覺得不能瞭解那是怎

麼一回事，她能在學生之間是個老師，而和他一起相處時卻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女人，有一種屬於女人才有的渴求，立信希望她像個老師，可是，她總是在他身邊像個女人，不能使他平衡地滿足於生活，生活中的學習過程，他難苦自己是個永遠的學習者，從事於每一次工作都要經過一番研究才能開始，在自學的過程中和創作的行為中，他疲倦於自己對自己的挑戰，他成了建築工地裏的垂錐，慧貞捉住繁錐的緊線，錐不斷擺動，他無法垂注一點，他在生活中不定地指注於每一個可能點。他自己成了移動中的三角，慧貞引誘他。他認為一切動作都有引誘動機。使他時而投注在她肉體內不能自拔，當她把他引進體內時，顫抖在他的血液中共起伏，禁不住欲傷害她的溫柔，但又不能忘切她在花布上的裸體，使人目眩的三角形態，成熱的熱力奔馳在他的畫布上，當畫布上開始欲熱力奔馳的時刻，立信苦惱異常，面對還沒沾上油彩的處女白布上，他無法揮就顏色或決定落刀。他對着白色恐懼，他想在白色中描繪她，立信又自覺像吊在天線上的處男，緊張無助，有一次立信很自信告訴慧貞，她像一頭披上獅衣的南獅，色彩斑斕，在他眼中自以為它是文化，文化在它的身上舞動，這種文化屬於文化，立信不諱言告訴她，她別沾沾自喜，她只是一個表徵，在學生之間她是一個文化的幌子，跟她在床上一樣。他不是她的丈夫，他只是她的影子丈夫，所以她只是一隻沒有高層文化意識的獅子，慧貞恨恨地瞅他，告訴他說，她要變成河東獅了。你吼不出聲音來，你只能在做愛的時哼着。立信滿以為慧貞會離開他，然而，她卻更靠近他，要消化他，她蛻變成了錐上的尖銳，無聲無息釘在他這一點上，他不覺的痛苦或騷癢，只覺得難受，非常難受，像腳底下抹了油怕滑跤一樣難以拿步般的難受，她又在他的眼中掄擲般歌唱，無歌無調地歌唱，她沒有歌的遺傳，她像一頭舞動中的獅子，舞台上流行曲歌手，她更像底層那群人云無生氣般移動只能感覺到上空遺憾的局面的遺憾，一直存在立信的心中，當他在底下向上望時。他只能看到空無的明亮，而在上俯視時卻看到局面，他懷疑自己是不是能在上或下而能一窺全豹呢？他想以整個局面都能投射在他視線之中，那才是公平的局面，而不以幾何形來平衡畫面，而以透視面來平衡，更不是俯視中的三角形或擺動的三角形。那會是大庭廣眾的人生局面嗎？立信自問，面對這種即將失望的局面，慧貞會來與他相處的時候。

面對底下的大庭局面，立信真想朝下大聲呼喊。這時候，他發覺有個人站在他身旁，他

感覺那是一個女人，他以為是慧貞，故意不知她已在身邊，只一會兒，他立即知道那不是慧貞，忙轉身來看個仔細，一個會相識的女人，輕淡化裝的臉上帶着微笑看他，一襲貴質的衣服隨便掛在她身上，立信立刻感到很舒服，也向她微笑點頭。

你沒有改變。

這個女人向他吐吐舌頭，扮鬼臉說。

你是珍。

立信禁不住叫起來。

我以為你忘了。

真的是忘了，你是珍，根本不像，只有那條性感的舌頭和頑皮的鬼臉才像珍。

很久沒敢作這種動作，看到你就……

就怎樣了，說呀！

別像以前一樣老逼着人。

你過得快活嗎？

很好！你怎麼也到這裏來。

這城市很迷人，不是嗎？你早就來了，現在比我更成熟了。

誰也受不了這麼多引誘，一下子都湧來，文盲，半文盲和知識份子。你來多久？

半年多了吧！不清楚，也不想去計算這種日子，這種日子可算浪費，可是又讓我增加很多我不明白的事物。你是怎樣過日子的，在這個城市裏。

很簡單，工作。

工作？我也想工作，可是都是徒勞。

你在做甚麼？

我在半山崗一間過時洋房的車房裏住，這個車房被弄成幾個房間，我租了一間沒有窗口的
的小房，每個晚上都要用風扇趕熱氣，所以白天到這裏來透涼快。

你還是老樣子，死不改行。

就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你先走，到這裏來，還是你過得比較快樂。

沒有用，你解脫不了這裏的一切生活。

我也跟着你來這裏。

你永遠解脫不了過去的理想。

我的理想才使我們分手。

在都市你的生活怎過？

你先說生活費用！沒問題，只是養不起你，小姐。

你將來會原諒和瞭解我們的過去。

早就無話可說了，珍。

謝謝你還這樣叫我。我沒有忘記你。

你也會在將來原諒和瞭解我的理想。

這幾年來，我佩服你的固執，也明白理想是怎麼一回事，我也在走這條路。

怎麼樣的路？

服裝。

又是服裝！我的天。爲甚麼不改一改主題呢！

你激動的表情還是沒變，怎麼回事。

你也是敬羅衣後敬人？

沒有，服裝的表達就是美的表現。

難道我這一身不美嗎？

老樣子，理想。

屁話。

個性。你的個性，你的理想，畫和寫。

是不是諷刺。

在這個城市裏有這種含意，一點點瞧不起的含意。但是，我面對你，我瞭解，你夢想成

爲畫和寫的主題。

你也想成爲模特兒期望的神仙捧，把她們點成注目的逗點。

到底還是你較瞭解我。
我不瞭解你們玩弄的意義。

你還希望我在你身邊嗎？

不希望，我不清楚你要表明的是甚麼，但是我欣賞你，所以你不能使我忘懷。
沒有其他女人嗎？

有一個叫慧貞的女人。一個教師，一個和你一樣抱着服裝幻想的女人。

你對待她跟對待我一樣。

她應該把心思放在教育和文化事業上，你和她不同，因為民族需要她，而你，只有女人才需要你。

你愛她。

不，她更愛你的服裝。

你不瞭解女人。

立信沉默了，他望着眼前的女人。珍，他舊日的同窗，舊日情人。她在這地方冒出，使他意外，看她比自己活現、健康、潔亮、成熟，立信的心中增加不少壓力，他想趕走這個女人，但他無能為力，他不能移，而且也不可能。他更希望她像以前一樣陪他渡過假日般快樂。他。珍。兩個人忽地沉默不語，只看看對方，立信感到不妥，他望望她底下的廣庭，人聲突然間在他四週增強，他的視線不安地四下張望，聲音像密集的蜂群飛來，他抬頭望四樓，使他吃了一驚，慧貞站在四樓的欄旁冷冷向他這兒望。他立即若無其事笑笑搖搖頭，面向珍。

你也來看服裝展覽嗎？

珍沒有回答他，她打開手皮袋拿出一張名片交給立信。

希望你還願意來找我。

好的，再見。

立信看珍轉身離去，抬頭望慧貞。慧貞已經不在那兒。他即忙沿着樓梯上四樓，沒有慧貞的影子，四下張望，也沒看到熟悉的影子，一些人朝哪端的服裝中心走去，服裝展覽表演就在裏面表演，立信沒有走去，他反而鬆鬆口氣，輕快地倚在樓欄旁，心想，就讓她自己去

吧！他看看手錶，還有五分鐘，人群開始有點匆忙，慧貞早就進去，省麻煩，落得自己輕鬆，他閱看手中珍給他的名片，安娜服裝室設計師兼股東。幸運購物中心四樓。好。他禁不住暗讚，他抬眼望能見到的店名。安娜服裝室，它座落在離透明升降機第四間，就在他剛才和珍談話的頭頂上，現在的對面。當他的視線從安娜服裝室移到升降機處時，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慧貞從升降機裏走出來，她也看到他，她向他揮手，匆匆忙忙繞道走來，立信急忙把名片放進口袋，靜靜站在原位等她。

真糟糕，交通阻塞。你久等了。

我還以為你已經進去。

快點走，要開始了。

立信無奈何陪慧貞朝服裝表演場走去。他心中納罕剛才和珍談話時明明看到慧貞，現在她卻是從交通阻塞裏趕來，天下有相像的人巧合在這種場所相遇嗎？慧貞不可能撒謊，看她急匆匆的行色，她不會再由下面再上四樓來瞞他的視線。立信沒有時間多想，腳一踏入多人集合的場所，他發覺到有幾個女人穿着慧貞同顏色衣服。他立刻告訴自己那是錯覺。

他們找不到座位，表演就要開始，只好站在人群裏，只一會兒，坐着的觀眾裏有人向他們招手，慧貞立刻向她招呼，那個女人表示他有事外出，要讓位給慧貞。立信立刻要慧貞前去，慧貞猶豫了一下，立信催促，她只好前去。散會後我們在阿卡飲料室見面。當她轉身時立信告訴她，慧貞聽他這一說：顯得不高興，她還是在那座位坐下，在音樂聲裏，立信望着慧貞，他知道她會回首來看。果然，慧貞回望，他發覺她帶着笑容向他點點，立信報以一笑。

該登場的人物開始登場。從儀態學裏走出來的美女隨音樂在T型台上走動，擺出與衆格格不入的姿態，誇張地舞弄身上的衣服，爲了衣服，她們特意把赤裸的身體裹上衣物，身體和衣物在這場所裏形成兩種作用，身體只屬於衣物的展示台，那不是溫暖的，柔情的，它們只是色彩和剪刀下的產物。立信一直不能忍受這種對衣物安全感的破壞，它們擺出的文明態度，失去溫暖衣物的感情，從珍表示要去攻服裝設計之後，他就在有意無意之間感覺到衣服失去原始作用，衣物多餘的企圖使他無法擺脫莫名的困擾，他總是希望自己赤裸在床上，或者其他的女人。他想像珍在赤裸的概念之下才搞出衣物的設計來，否則沒有其他原因來刺激

她的創意。珍是一個不着衣的女人，而慧貞卻是一個着衣沒有面孔的女人。因為她身上的衣物搶去了她臉上的光彩。只有在她赤裸的時候，她才是一個女人。

司儀對服飾作了介紹，按着掌聲把立信從胡思裏掏出來，台上一亮，一個模特兒裹在室邊的衣裏在台上旋個圓圈，下面的人群又是一陣鼓掌，他知道她是著名模特兒丁。丁也是慧貞中學的同學，立信不由地向慧貞看去，她剛好回過頭來向他表示，立信即忙點頭，表示台上的人是丁，他曉的那是丁，使她值得驕傲的朋友；她的朋友名模特兒丁，立信感到不舒服，四週空氣裏散放了一股由街上帶來的熾熱，他懊惱自己分不清在台上的女人總共有幾個，她們似乎都非常相像，立信實在忍不住了，他想後退，才知道身後還有一大堆人，他似乎看到各種顏色和破洞在眼中閃爍。他們都沒有臉龐，只有一個張望的頭顱，拼命地向台上靠攏，立信越來越不能忍受，他想到珍就是為這些東西離開他，而慧貞強要他來看珍留下來給他的心情，他向後退，一直退出人群，他感到眼前有流星在射程中追逐，像銀幕上的科幻畫面。他堅持地走出服裝中心，倚靠在樓欄休息。

立信對於自己的健康不樂觀，他明白再在這個城市呆下去，有一天他跨倒定的。這個城市像眼前俯視下的空庭一樣，人群不知怎的老是在底下的廣場走動。他們變成廣場的點綴物，他們不定地走動，他的精神也處在這種情狀下，他一直不能忍受喧嘩雜亂，他的精神實在受不起這項無名無形的壓力，他的健康也隨精神往下垂繩。他一直回想故鄉是一個寧靜的主題。一支粗糙但有神的筆。它能在大自然裏疾揮，不必在大庭廣眾裏墮地，形成頹喪似低頭。甚至可以安心看一頁書。只有文字才能使他心安理得過日子。

立信停留一會，他開始在四樓走動，他希望當他慢慢觀看到底層時表演結束，當他走過幾間店面，想起珍會不會在安娜服裝屋，他轉身看安娜服裝屋，他看到櫥窗擺設，那扇玻璃門並沒有打開，屋裏似乎有人在移動，他忍不住兜了個圈子走到安娜服裝屋來，他看櫥窗裏的服裝，塑膠人上的服裝，他激動，不安。這些都是珍的成績嗎？為甚麼珍會在這裏呢！他渴望和她談談，就算吵架也可以，但是，立信的腳步沒有停留在玻璃門前，他移了過去，走進隔壁的幸運書局。

柔和的燈光和眯目的書架冊子顏色，使立信舒服了些。書局裏沒有表演場所的喧嘩，他

一眼望見書局裏的寥落人們，他們的臉清楚地映在手中的書本上，他們沉醉於咀嚼過眼留心的意念上，這些臉孔像是剛從謊言和歷史的泥濘中撥起，迷惑又傾心，他們以聽故事的角色到欲究其實的旁觀者，他們的雙目神經過般尋找，尋找一些會陣列在書架上的目標，立信也跟隨這些目標漫不經心地游動他的眼睛，他並無意尋求一本欲得的書，任何一本書都在跟隨他的目光換位，走馬燈似亮像，這些佩着新裝的擺設物，在屬於它們的舞台上新張如儀，一個側身，新裝由珍的手中移到慧貞的身上，慧貞旋轉着由粗俗的舞台上學來的姿態。只能在慧貞側身的時刻看到名目，屬於過去，現在或將來，立信想伸手把慧貞拉到正面來，瞧她心中包含的原意，可是她用雙手摟抱他，使人打消意圖，她化為彩色斑斕的熱情，從髮至足踝，珍正在刻意爲她打扮一翻，又讓她穿戴壯嚴處在學生之間，忘了她手中的書本。立信覺得視覺中的景象滑稽可笑，他看到一張微笑的臉在面前的書架上出現，清秀溫和的笑容，珍沒有這種笑容，她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可以放棄愛情，但無法從突如其來的相遇中解脫，立信瞭解珍將會有一陣很激動的心情，他明白自己放棄不了她，至於慧貞的笑容，使他捉摸不定，它虛僞與虛榮，但他卻深陷其中，像深入書中的語言一樣。立信一直沉默無意於書陣陳列行裏。

那張書架上的臉又再向他微笑。

立信微笑。他把臉處在書架的上端。

立信移步到另一書架。

立信看到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他伸手抽出三島由紀夫的『春之雪』，他喜愛三島由紀夫的小說，『春雪』他閱過翻譯本，他把書放回原位，抽出『奔馬』，目光又觸到『禁色』，禁不住又伸手抽出來，瞧了瞧封面，把它放回原位，一會，當他翻動手中的『奔馬』過後，他又把『禁色』抽出來。當他抬頭時又看到笑臉，這個清秀溫和的男人站在他的身邊。立信忍不住多看一眼，用微笑和聳肩向他打招呼。男人的目光看他手中的書。立信感到尷尬，他把『奔馬』放回架上，就聽到男人在說話了。他驚愕，因為這個男人用日語向他說話，立信看着他，用笨拙的日語回答，他緊張，把語法說錯了，他感到口中發出一連串語言不詳的聲音。男人笑着用華語，立信鬆了一口氣。

我以爲你是日本人。男人說。

我也以爲你是日本人。立信說。

兩個人禁不住放聲笑起來。兩個人立即禁住笑聲。他們周圍書架上的臉孔抬起來。我叫P。男人說。

立信伸過手去，握着男人柔滑的手掌，他的腦中掠過各種羅馬字母，他也想找個簡單的代號，當他想了一遍，猛地想到立和D同音，還要自我介紹時，P要開口了。

『禁色』是三島的好書。

你認爲三島有沒有同性戀。

立信看P，又看書本，他想到三島的主角，P像三島由紀夫著作中的美男子主角。我想有可能。不然他不會寫這樣好的書。

『禁色』？好像還有一本『秘樂』？

你讀過嗎？

很多年以前靠字典讀過『禁色』的英譯本。沒有印象。似乎和同性戀有點關係。你反對同性戀嗎？

不反對。

立信說着把『禁色』放回書架上。

你一定有同性戀的朋友。

這沒有甚麼道德和可以反對的理由，我的鄰就是一個同性戀者，現在他搬走了。他一定是個熱情人。

我不見怪他們午夜狂歡。

在吉隆坡也有這麼一個集合點。

在峇株律附近。一家像夜總會的地方，叫甚麼……我記不起來了。

我去過，你去過嗎？

曾經和S與H去過，不曉得現在還存在嗎？

S與H？你認識他？

他就是我剛才說的鄰居。

我認識他，他有很多朋友，最近他住在俱樂部。

在甚麼地方。

芭蕾舞學校附近。

他過得很快活吧！

他有很多朋友，現在好像和他的契爺住在一起，聽說他要去美國旅行。

契爺一定很有錢。

這不成問題。

立信和P漫步在書架之間，偶而站住翻動書本，逐漸地，立信發現他們所說的都是同性戀的話題。最後他成了聽者，聽他說S·H在俱樂部的故事。

走完所有的書架，立信被P的故事吸引，各種同性者的戀情，無可否認，P也是同性戀者，而且接近於女性的心態，立信把他和慧貞與珍同比較，慧貞和珍缺少他那種細心的柔情，他只追求一種僻好而已。立信相信P是一個寂寞的人。

你不覺的寂寞嗎？

立信站在雜誌架前翻動手中的雜誌對P說話。

和你一樣。

和我一樣？

立信驚疑自己處在怎樣的情形之下，P把他當成同性戀者嗎？他不覺好笑。

你看我和你一樣孤獨嗎？立信說。

我們找個地方喝茶談談好嗎？

好！

立信放下手中的雜誌，他想起約慧貞在阿卡飲料室見面。

我們去阿卡飲料室好嗎？我約個朋友在那兒見面。

好呀！是女朋友。

是的，她去看服裝表演。

那是一種商業性的表演，沒有水準。

每個人都接受它，蠻流行的。

只有女人才喜歡。

何以見的。

你怎麼不陪女朋友呆在那邊看表演。

立信被P反問，不覺失笑。

我沒有興趣，但是我的舊情人是服裝設計師。

出名嗎？

不清楚。

當他們走出幸運書局時，立信一眼就看到慧貞陪着J在前面走來，慧貞向他打招呼。她就是J。

慧貞介紹J，立信和她握手，J的手掌禮貌又誇張地在信的手中一張一放，立信介紹P給她們，P只給她們來個微笑。

我們要去安娜服裝室，你陪我們去好嗎？

慧貞不禮貌看了P一眼，面對立信說。

你就陪兩位小姐吧！

P禮貌微笑，他向立信說話。

立信表現出一副無奈的表情。

你就在阿卡飲料室等我，半小時後見面。不然就後會有期。

P離去。

一進入安娜服裝室的門，立信就看到珍。他想退避，但她已看到他，她先是一怔，接着笑了，只對着他笑，點頭，她顯得興奮，隨即她眼中的光彩消失，J正在爲她介紹慧貞給她，立信看着兩個女人寒暄一會，立信沒有加入她們的談話，他裝成不在乎的樣子，走在衣架和塑膠人之間觀看衣物，偶而瞥上一眼，珍的眼睛瞟向這方。J似乎在向她訴說甚麼重要的事，

珍總是點頭，慧貞也發覺到珍的舉動，當丁說話告一段落時，慧貞向立信招手，立信只微笑着向珍點點頭，珍走了過來，不理睬丁想再繼續說下去。立信看到珍背後的丁驚愕的站在慧貞的身邊，慧貞也顯得不安。

歡迎你來。

珍高興說，她的聲音揚高了點，立信望她背後的兩個女人，慧貞顯得非常吃驚！丁平靜下來，注意着身邊的一襲新衣。立信爲了不使慧貞難堪，他伸出手去要和珍握手，珍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

看一看我的成績。

珍拉着立信向內走，看到丁和慧貞，才放下手中的手，很不自在的向她的朋友道歉。

對不起，丁，你陪慧貞小姐看一看，我的老朋友忽然間來了，我好高興，他以前反對我搞這項事業，現在他來了，丁，我來跟你們介紹，他叫立信，丁，慧貞小姐。

你們都好！

立信裝成一副不會相識的樣子，和兩個要他來見珍的女人打招呼。丁在這時候忽然缺少了她剛才的儀態學，她很有禮貌的伸出手來，立信若有其事地握完手，把手伸到慧貞的面前，慧貞寒着臉把手伸出來，用力握着，微抖，立信向她作個頑皮的鬼臉，眨下眼睛，並且用握着的中指輕輕曲入掌心，騷擾慧貞的專心，經他這一抓弄，慧貞嘻地一聲笑出。丁也看到這情景，也若有其事跟着笑，珍向立信瞪了一眼，也笑出聲。

他永遠不會變，就是那麼壞蛋，你們要當心點。

她也一樣，丁小姐，她對你一定擺副設計家的面孔，是嗎？

沒有這回事，我沒遇過珍小姐發脾氣，倒是我常向她埋怨。

丁說。原來心腸還不壞嘛，你吃素了。

立信用調侃語氣對珍說。

珍聽立信這一說，急着湊上臉，向他扮鬼臉吐舌頭出異聲。

變不了，好像永遠長不大的。

立信在說話，他的視線移向慧貞，她的臉色漲紅，瞪他又瞪珍。立信心裏吃驚，這回糟

了。心想。還是離開這裏，或者別演下去，或者暗示珍別這麼興奮。可是，珍這時拉着他走向一邊，向他介紹其新設計，立信只能唯唯是諾，他心中知道這回更糟了，還是想個法子走為上策。可是珍卻沉醉在他的興奮裏，她似乎要立信知道她當時離開他並沒有錯。立信的心情越來越重。他知道被衣架隔着的那邊的慧貞。她的心中盛滿疑惑，不安，怒氣和醋意。

這時候，玻璃門開了，立信鬆了口氣，他轉身看見一個時髦的中年女人與一個男人走進來，他急忙告訴珍。有顧客來了。但是，珍向他們看一眼打個招呼。她是這兒的唯一股東。我來跟你介紹。珍說。

不！立信立即阻止珍的行動。

為甚麼？

不為甚麼？等以後吧！

我看你神不守舍的，為甚麼？

因為我心中不安。

告訴我好嗎？

珍拉他的手。

沒甚麼大事，只是剛才演了一場戲。

甚麼戲？

你沒看慧貞的臉色嗎？

那位女教師，沒注意。

你的出現叫她擔心。

我明白了。她就是你說的女朋友。

是的。

我不在乎，你們同居了。

偶而在一起過夜，我不要……………

珍急忙打斷立信的話。

你不需要她？

立信不知如何回答她，剛好電話鈴響，接着那位剛進門的女人來請珍去聽電話。珍一走開，慧貞就出現在他的眼前，立信走上去陪她，她不開口說話。她是我的同學。

立信說。

蠻親熱嘛，老同學。

慧貞，信不信我。

相信，你要坦白。

過幾天我告訴你，我要先離開這裏。

你怕她？

立信沒有回答慧貞，他只點點頭，慧貞滿意他無言的回答。

我跟你一起走。

不！這樣太沒禮貌，她對於你的興趣有很大的幫助，你想失去機會嗎？

我約了P在阿卡飲料室，又和H先生約好，要去參加他的古董展覽開幕禮。

晚上你要回來。我等你。

和H先生在一起，你知道他的故事比古董的歷史還長，你別等我，說不定我們會談到天亮，明天我打電話給你，或者晚上我要回就打電話給你。

你………

珍來了，你別小氣。

珍出現在他們之間，她沒有剛才的興奮，立信先開口說話。

珍，我和朋友相約在阿卡見面，先告辭，慧貞小姐對你的設計很欣賞。

謝謝你，慧貞小姐。立信，幾時再來看我。

永遠不來。

你還不能………

我對服裝沒興趣。我還是告辭，再見。

立信走出安娜服裝室，在去阿卡飲料室的走道上，他忍不住笑了，但是他的心情並不輕

鬆，走到阿卡飲料室，他看到P在玻璃室內向他舉手，立信也打個手勢，他走到阿卡前的電話旁，掏出硬幣和珍給他的名片。撥了安娜服裝室的號碼，他告訴對方要珍講話。

你別使慧貞難堪。

我知道的，你放心。

那麼再見。

今晚我逗留到九點半，希望你來。

立信掛上電話。走進阿卡飲料室。

看你沮喪的樣子，看來你是吃了女人的虧。

不是！遇到舊情人，情況糟透。

女人！你想喝點甚麼？

侍者走來。P問立信。

檸檬水，兩份蛋糕。

我也要檸檬水，蛋糕一份。

一會飲料和點心送來。

看情形，局面一定美妙的很，兩個女人會面，好得很。

立信不回答，默默地吃蛋糕和喝水。他不明白P爲甚麼會用這種語氣，對於他簡直是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立信把手中的食物一口氣吃完。他深呼吸口氣，平靜又無所表示望着P。P被立信瞧的不自在，他低下頭像在觀眾面前演戲一樣，喝兩口檸檬水，再把蛋糕一口一口吃下，吃完蛋糕，又喝幾口水，一切動作似乎已經過計劃，很規則地扮演，按着他溫和的說話，沒有立信心中的不安情緒。立信想急着說話，表明他對於珍和慧貞的感情並非P心中所想的那麼矛盾，可是，他的急情使他無法表露女人與他之間存有與實在，他才發覺自己在這當兒對兩個女人的執重無法分清。立信欲語還止。

P開口說話。

你的生活不輕鬆，你的職業允許你花這麼多精力於女人，你做那行事？

自由職業！

甚麼自由職業？陪女人談戀愛嗎？

沒有一定的事業。

像愛情影片或言情小說一樣嗎？

我有職業。

甚麼職業。

自由職業，但不包括女人在內。她們在我的生活中像醫生一樣，可以很重要，但有時候不希望和這些人來往，當我沒錢過日子時候，我去找份工作，儲蓄夠了錢，足夠一年半載的生活費，我又開始新生活。

你不需要份固定的職業？

你認為呢？一定要份固定職業？

我個人認為需要，雖然家庭不必要我負擔經濟，也還沒結婚，但是我有份固定的收入，我可以在生活中隨所欲為。

你是專業人士？

不！一家公司的經理。

年青有為！看不出你三十左右就當經理。

那是老子的公司。

那怪不得。

你看輕我。

沒這個意思，有時候是需要有一個這麼能幹的老子。我可沒有，有時候埋怨我為甚麼窮。沒意思。

你決定一項事業，錢就不會離你太遠。

我選的事業偏偏不能叫我富有。

你想做甚麼事業？

想當畫家和作家。

夢想。

是的，我最近也想我在夢想，我花的時間比任何人都多，失望老是纏繞着我，像舊情人一樣，尤其在……

你爲甚麼不改變一下生活方式。

你是說怎麼樣的生活，我滿意我的方向路程。你呢？你能滿足你目前的生活嗎？

我覺得很自在，在我們的環境道德的圍欄裏，我們都像文件夾內的重要文件一樣，被壓制而且封鎖起來，成了機密和神經過敏的細菌，我們還能做甚麼呢！亞當與夏娃被困在伊甸園裏的苦惱相信你瞭解一些，我們的情形如此，只要有舉足輕重的行爲，你就將截止，不，更甚至在衆人所指的攻擊中，成了破壞和諧的階下囚，原本不平衡的心理，逐漸麻木的感覺也衰弱，我們還能成爲甚麼氣候，最多只能像路旁的電線柱子，由兩邊的線拉扯着。不致於倒下而已。

我以爲你麻木了，沉溺在同性戀中。

我是一個同性戀者，我承認，最少我沒有損害一個女人的心和她的肉體。

社會說這是畸形的產物。

畸形！寶貝。甚麼？

不正常的關係。

甚麼關係？

肉體關係。

同性戀屬於肉體關係嗎？我想這僅是一種聯系而已！就好像古董一樣，或者女人愛衣服一樣，如果這是畸形，那麼你成了畫家或作家，你的作品將組成一個畸形社會，因爲它不能對你的真摯。

我沒有意思和你搞同性戀關係。

P說完哈哈笑，立信聳聳肩。

很多人看得太表面化，甚至於他們對自己看事物的心理也不瞭解。

我們處在暗流洶湧的境地，一個畫家或一個作家捕捉不住它，甚至連搞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也莫奈何，只有政客和民族偏激者不斷興風作浪，其實他們也捉不住，壓不了洶湧的

暗流，在將來，所有人都會被暗流壓縮成恐懼的結晶，歷史就看這顆晶球敘述一半謊言和一半真實，說人類的進化行爲，繁殖和文化成爲主題，我們的社會就這樣跨了。

我們的民族缺少個性。

更缺少勇敢，遠見。

我們兩人就是一個例子。

最少我們沒有迷信，沉溺在風浪中的微生作爲。

我們沒有作風，也起不了作用，一代風範太自欺的唱法，我們怎麼辦呢！

把自己欺騙在古董裏頭，那是我們引以爲榮的事蹟。

任何人都有古董。

我很當心年小的這一代和將來的一代。

爲甚麼？

看不到我們突破困境的好成績而消沉直滅，就如我們對上一代人的不滿一樣。

真的，我迷惑和恐懼，不知怎辦，在暗流洶湧中我們墮落，在將來，他們會看出我們是麻痺自己人，甚至是破壞者或墮落者。

同性戀和異性戀的爭吵。

不止這些，還有你所說的社會。

社會？我沒說社會是甚麼東西。

我們將來活在裏頭的古董。

我不理瞭。

立信沉默，P也沉默。一會兒，P提議叫飲料。

我們去看古董展吧！我介紹一位古董商給你認識。

立信向P說。

在那兒？

幸運對面旅店的展覽廳。

展那一類古董？

不清楚，今天開幕。現在幾點鐘？將近六點半。

走，恐怕遇不到H，H是我那古董商朋友，人很好，有些像學者。

兩人走出阿卡，離阿卡不遠有電梯，兩人匆匆由電梯按另一電梯到達底層，晚餐時間並沒有使行人疏少，處在這段華燈來臨的時刻，匆忙和悠閒混和在一起。兩人匆匆趕到交通燈處越過馬路，酒店內燈光和人顯得幽靜和安閒。

跨入展覽廳，立信眼中滿是佛像，由木雕，石雕，泥塑，漆飾，銅和不知何物刻成的佛像，坐和站都很莊嚴，金色和黑色互相調和，有與人同大的立佛和可置於掌中的金屬坐佛，它們的年代可溯至九世紀，背景可由印度支那三邦至泰國，緬甸，其妙的衆佛，同一個思想，不同民族的產物。

立信發覺看的人一個個離去，只剩下幾個學者似的人物正和H站在一尊金色的佛像前討論。

十八世紀的安南………………

H看到立信，向他打個招呼，立信聽不清站在H身旁那人在說甚麼？看來佛像有一段歷史，像身不知是甚麼做成，金色的薄泊有些脫落，現出深褐的底層，雖然臉上也現出褐斑，但仍然一股安祥的氣息停留在肌體上，眼觀鼻，鼻視心，整個神態停留在它那個時代的虔誠，佛像的髮飾沒有泰國的曲錐，它屬於敦煌的影響，卻沒有敦煌印度古民族的形態。立信向P說，這是東方的宗教，受到黃河古民族的影響。P只注意着一個石雕佛頭，這頭只有拳頭大，安置在一塊經過修整但仍能看出殘缺痕跡的檀木上，雕石痕跡在頭臉上的口部露出一絲微笑，在冷氣的空間裏，加上柔和的光線，一絲微笑也在眼中呈現，溫暖直沁心房。立信和P沉醉在無我的微笑中。

這個石雕我沒法確定是那個時代的作品，它似乎是中國的，到底是不是泰國佛像，我也不知道………………

H不知甚麼時候在他們身旁說話。立信忍不住插口。
看來它像是禪宗的產物。

你是說拈花微笑這段佛事嗎？

你說呢？

這要研究到泰國佛教的大乘和小乘的關係，禪宗在泰國的歷史我不清楚。柬埔寨的密宗對禪學的聯系和這頭像有關係嗎？

P在旁插嘴。

如果有可能的話，寮國，越南和緬甸都有可能，但從頭像的造型很難分辨，最底限度不屬於緬甸，泰國，和印支三邦的，可是它屬於這些地方任何一地的作品。

但看來它不屬於印度的。

會不會以中國幾百年前的僧人爲形雕出的作品。P說。

這要考據佛教是由源地的印度東傳還是由中國南傳的歷史。

禪宗以前，佛教是否已由印度傳入這些地區。立信問H。

我想我要去請教專家才行，關於你這個問題。H回答。

一篇宗教史看來也包含了民族濟運動向。立信看看大家又說。越南是個例子，佛教如果也隨華族傳入，它可算是不穩的精神基礎，悲劇是免不了的，除非強返同化成功，否則文化、經濟、政治不穩，你就是帶着這份微笑也一定剩下這微笑的頭像。

越南是一場非常明顯的悲劇，由宗教的歧見而政治、軍事、思想、經濟、種族偏激，接下去是甚麼呢！

大概是跟隨者的興風作浪，想在這種局勢裏頭撈一點油水。P調侃地說。

別阿Q了，如果真的有這些偏激的想撈油水的人存在，這份苦已夠了，還要等主角上台嗎？

立信，假如你身邊有這種怎辦。H問。

像足球場上，人盯人，一物剋一物，希望不要有這種局面，不然壓力太大了。大家突不出困境，總會演出球場上的舞台劇，叫人感到醫院不是脫離痛苦的地方。

P說：看來我們在尋求解脫甚麼似的？

立信：解脫………？

H：你有方法嗎？

立信：問號。

P：感嘆號。

H：我不知要放逗號還是句號。

立信：我們在爲甚麼東西事件尋求解脫？

P：是呀！甚麼事物？

立信：問問H知道嗎？

H：我覺得肚子餓了。

P：還是去吃晚餐吧！

看來我們好像是被逼着飢餓。

所以說，困獸不會發狂，他會忍着性子找食物。

我們還是去吃晚餐吧！

P說。

在銀幕上，立信才介紹P與H。H把話題扯到畫展上，他向立信說他前年在香港購買了二十副丁衍庸的水墨畫，現在丁衍庸逝世了，他的畫看漲，這項投資沒有虧本。立信問他爲甚麼不投資文學，P聽了忍不住笑起來。H卻一本正經的說，除非有絕版的第一本名著，而且有插圖的更好，多少錢都行。P立即說有，H立即興奮問P是那個作家的版本，P說必須等到百年之後，立信的情書就有價格了，其中一定會有插圖。三個人在餐桌上笑，一陣子。不會是他自己的裸體的素描吧！H說。我倒希望看一看他的傑作，但不要像畢卡索在東京展出的裸男一樣。倒胃得很。P笑着說。立信從然地啜杯中的啤酒。H開口說，畢卡索的色情沒有文明，反而是中國古代的春畫使人目眩。中國古代有春畫？立信忍不住問。你不知道嗎？H問。我只聽說唐伯虎有畫過，但我不清楚。立信回答。唐伯虎以上的人畫過，甚至連賈寶玉入港的後庭花也有。H揚揚自得地說。真的？P顯得又興奮又驚奇。我有這麼一本畫冊。H用手比劃畫冊的長寬。有機會我倒想看一看。立信說。甚麼時候可以讓我一睹爲快呢！P

急急的說，立信心裏想，賈寶玉真的冇斷袖癖嗎？看來要仔細重讀一遍紅樓夢才行。你這本書那裏得來？P探聽書的來處，看來也想得一本。這本書的英文名字叫 *Cloud and Rain*，全本都是中國的春畫，所以也叫雲雨吧！英文印行，瑞典出版，畫的收藏大都在法國。H如數家珍地說。太妙了！P說，停一停又說，同性戀也歸入雲雨，妙！立信忍不住問P讀過紅樓夢沒有，P搖搖頭，H也搖頭。

吃完桌上的食物，H又叫來甜品，P的話題總繞着同性戀，H顯得興趣正濃。我偶而也來一兩次。H向P說。P表示願意介紹朋友給他認識。晚餐在八點半鐘結束，走出餐室，P表示他要回去，他的醫生朋友可能在等他談天，H表示同路可以送他一程，於是立信和他們告別，目送他們向停車場走去，立信走到酒店前巴士站候車，但是他要搭的巴士沒有出現，他不耐煩地等一會，坐在候車亭的位子上想一會，站了起來，也不向交通燈走去，乘沒車輛的當兒越過馬路，走向幸運購物中心。

立信沒有走向升降機，而走向電梯，電梯竟沒有運動，他只好沿着電梯級一級級登上，腳下金屬的迴聲，逐漸地，使他放緩腳步，他猶疑自己是不是要去找珍，她是自己的愛人，她離開自己，是因為自己不長進嗎？她創事業，她已有成績，而自己呢！仍然在為自己的繪畫技巧和創作苦惱，為寫作的體裁苦惱，報章小說版不要他的小说稿，甚至於文藝副刊也少登出稿來，只有一份半生不死堅持辦下去的文學月刊採用他的小说，為了這份有水準月刊，他反而沒膽量寫得自如，總是在技巧和理論中打混，他自知在寫作時想到這些理論，他根本不能自由，約束了他的思想，要表達的意義，哲學幾乎在他自我要求於小說中時，擴張為戲劇性的效果。然而，在寫過之後總是感到心疲力倦，失敗的情緒延長到稿被刊登出來後才黯然消失。雖然，這一丁點的成績仍然叫他興奮，仍然能決不了生活上的要求和滿足，他想給電台寫廣播劇本。他猶疑這是不是另一次打擊呢！他一面走着，一面想他那份留在無窗的小房間裏的大綱，這份計劃他沒有告訴慧貞，他怕退稿的打擊，在慧貞面前丟臉。決不可丟臉，他警告自己，如果是面對珍，珍會給他鼓勵，他想珍給他的愛。

立信站在安娜服裝屋前，他想起他是個失敗者，被珍放棄的男人，徒然地，他感到憤怒，那些樹在櫥窗內的設計，並不能消除被恥辱的情緒，他望着櫥窗內的新衣，那些顏色內的身

體，那是珍，自己的愛人，爲了過去想佔有的女人，他反對她的理想，明顯地，他早就失敗了，就如自己還沒寫廣播劇本就先敗在慧貞的眼神裏，自己是一個弱者。立信安慰自己。一個弱者的處境當然看不起自己而且恐懼、失敗。立信離開安娜服裝屋前，移步到幸運書局前看玻璃內的陳列，書局已經關門，看來安娜也將休息。在書局陳列的書籍中，他看到他敬佩作家的作品，作家們都是在幸勞的精神中聯綴他們的作品。立信明瞭他們寫作的路程，由啄擊破舊打字機的作家到煤爐旁的作家，他們都在沉思和苦惱，立信又想起他自己的處境，沒有鼓勵也沒有反應，一點批評也沒有，他只好珍惜一些大綱和筆記，即然想走這條路，就要像珍一樣放下自己的愛人一樣，走自己的路，他想珍在當時做得對，自己沒有她的果斷，至今，相信她還愛着自己，立信不覺興奮起來，她只是爲她自己的理想奮鬥，跟自己一樣。立信走向安娜服裝屋前。

立信推開安娜服裝屋的門。室內幽柔的燈光罩在珍的身上，他看到珍正在掛一件衣服。珍開始時有點吃驚，隨即放下手中的衣服迎上來，拉着立信的手，溫柔與熱情傳到立信的掌中，立信心中顫抖，這是多年以前所擁有的一半。現在，他卻加倍得到多年沒有隔膜和陌生的感覺，珍，她是一個這樣的女人嗎？她還存有以前對他的愛嗎？這是驚奇的感情，難道她把心藏在她的胸裏，她的生活不可能容許下他存在她的私戀，這種私戀他並不存在於她的身旁，然而，她親近如小別的情侶，立信沒有這種感情，他只能像個探訪的朋友，像個福至心靈的友人，使人驚異的模樣，雖然，他有備而來，經過一翻猶疑和判斷，不知所措的是自己，他要熱情，而不是理智，否則，他就會如一支電力不強的乾電池，照不亮衣上的花樣。一絲笑意或含情的凝視，珍沒有改變。

我相信我的預感，你會再來看我。

立信坐在椅上，面向珍，聽她說話，她坐在他的面前，和他們同在故鄉一樣，她的坐姿沒有改變，膝蓋並合，雙肘支在膝蓋上，手掌捧着他的臉；故鄉的臉沒有化飾，如今，眼前的她輕描淡寫，成熟的眼，安穩的鼻，豐盈的唇，都安置在故鄉帶來的臉龐上，她輕語，她不說話，她像校園上空的松梢，由樓上教室向窗外望。珍，在那時候，是一個自卑感很重的學生，現在，二十五歲的女人，立信凝視眼前的情人，心中閃過二十五歲的女人，他吃驚，

他不相信自己也超過這個數目。……

你怎麼了？

珍發覺立信的不安。

我忽然間想到我們都已超過二十五歲。

珍沒有回答，她靜靜注視他，立信後悔剛才說出的話，他避過她的眼光，向四周看，入眼的都是衣服，使他乏味，一會，他回頭看珍，他的眼睛不敢看她的臉，她看她的手，膝蓋上的衣，手後的衣，柔和的燈光，把珍的胸部襯托得更豐滿，立信感到胸口納悶，他避過珍的胸部，他自疚，他不應該看珍的這些；屬於她貞潔的肉體，雖然有一件衣遮蓋住，然而，他的經驗告訴他，那衣內的豐滿，他不願褻污他心中的愛人，他必須保留她的貞潔，她的熱情，她必須擁有這份賜於他的熱情，他想獨個擁有她的愛情，可是，她並沒有給他，她的愛情只屬於她的理想，熱情才留給他，他不願再失去，他寧可失去慧貞的愛情，也不願看到珍的熱情爲別人所擁有，他的眼光又回到珍的臉上，珍默默的看他，帶着幽怨。

我想慧貞比我年青。

不要談她好嗎？

我不在乎她在你身邊。

大概你像她一樣擁有別人。

沒有。

珍忽然激動的站起來。

沒有，我不需要別人，我只愛我以前的愛人。

但是他已經沒有能力。

我不管這些，我努力，就是爲了他，因爲我愛他的理想和愛他。

他叫你傷心。

我不傷心，他並沒有拋棄我。我今天知道，如果他不是在今天出現，我也會回去找他。

你找不到他，他已流落在這裏。

可是，你現在就在我這裏，在我的眼前，爲甚麼你不把我摟在懷裏呢！

我會永遠不安。

爲甚麼？

不爲甚麼？

告訴我。

珍幽幽說，頹喪地坐回立信面前。她拉起立信的手，她把手握在掌中。

我不願讓你痛苦，像以前一樣，你要出加倍的勇氣走自己的路。

是不是爲了慧貞，我是絆腳石。

不是！

那是爲甚麼？

你會再離開我的，因爲環境也不允許我過得自在。我還要走我的路，慧貞也不允許我長久下去，她更會使你刺激。

我不在乎。我只要你。

我不值得你愛。

難道你要叫我再努力二十五年嗎？

還有別人，我愛你。珍，但我不值得擁有你。

你自卑！

我是自卑，我努力六七年，一無所得，值得嗎？你想，你比較一下，就會明白。

但是慧貞能夠，我不能嗎？

我如果堅持下去，她會從批這兒得到解脫，走她的路送。

至少，現在你值得她愛，就證明我不改變主意。

她會叫你妒忌和痛恨我。

一個不值得愛的男人，也沒有人會需要他，況且你是我的，我不在乎你擁有她。

你會後悔。

我相信，誰叫你和我是從故鄉來的。

你值得嗎？

你氣餒了？我只希望你專心你的事業。

我聽你的話。

興奮從珍的臉上掠過，立信發覺自己是個俘虜，沒法解釋為何在珍的面前成為弱者。她嘗到自己努力成果的滋味，看來她並沒有屬於真正成功的事業，只是處在期望目標的終點。正在謹慎的開始創業，她在鼓勵呢？還是以滿足的姿態向他指示應走的路呢？珍並沒有錯誤，也沒有埋怨，立信心裏明白，自己在故鄉時候勸阻她的理想，自私就在自己的胸中滋長，而珍給他未來的理想胸懷引誘他。立信感到慚愧。他無法找出拒絕勸導的辯詞，他更不能拒絕珍給於他的溫柔；從故鄉傳留下來的餘韻，她以他所渴望的表情為他解除心底內蘊存的徬徨，她真的以她開始起步的步伐要他逼她努力的經驗前行。她是走向目標的前行者。可是他倆的目標不同，他的努力是徒勞的，有多少人能接受他的存在呢！連編輯都對他存有疑問。

我想我望定會失敗，繪畫不用說，它只限於我個人苦惱的象徵，寫作我知道處境，現實的體裁，我不願昧着良心寫。

珍靜靜地聽立信的苦惱語言。

我還能寫甚麼呢！

你試試看好嗎？你最後總會走向適合的方位。

技巧，唯一的一條路，可是誰願意花心神去想，連寫作人都患上精神殘廢，有口難言，讀者更糟，他們甚至連殘廢的資格都沒有，沒有頭腦和能力……………

你試試寫廣播劇本。珍轉口說。

立信心中掠過驚喜，隨即他笑了，他的計劃被珍道出，他捉住珍的手。

我有這個計劃。而且有了些概念和一個大綱。

廣播無論多遠都可傳達，就是精神殘廢的人也能受一些影響。

可是……………還是不行。

爲甚麼？……………告訴我，爲甚麼？

我對廣播劇的寫作技巧不明瞭。

立信說完，頹喪地放下珍的手，他不敢看她的臉，他知道珍的沉默表示她受到打擊。

我會克服這些技術。

立信忍不住安慰珍，也安慰自己。

你先利用改編的方法學習。

珍許久提出意見，立信知道她無能爲力，他想說一些話。他只能用感激的目光看珍，兩人注視微笑。

一會，立信提醒珍。

你該關店休息。

噢，等安娜回來，她的東西還在這兒。

已經九點了。

她和男朋友到下面買東西，等一會吧，還不回來我們才走，她有鎖匙。珍說。

過了五分鐘，店門推開，立信見到下午那中年女人進來，身後隨着那個下午陪她的男人。

噢！有朋友來。

中年女人一進門又說又笑。

這位是安娜，立信。

下午我們見過面。安娜向珍笑說。他就是你多年的情人吧！

珍沒有回答她，她還在整理手提袋，笑着。

情人見面總是甜蜜的。

珍向安娜白眼。

我們應該去了。

好的，好的，別緊張。立信先生，你早就應該來，珍自個兒寂寞，她時常想念你。……

我們走吧！

珍焦急着打斷安娜的話，轉身就走，立信勉強地向安娜和那男人道晚安說再見。安娜又急急的朝向他們說。

等等我們，大家去宵夜。

謝謝你，安娜，再見。

透視升降機向下降，立信和珍向外望，夜在燈光中明亮，強弱不定，立信沉默不言，他顯得心情沉重。珍發覺到他的情緒，她也沉默地和立信步出升降機，讓夜色在它的空間浮沉。

路上的行人和車輛並沒有因為夜而疏少，立信和珍在行人道上緩緩前行。

有甚麼不妥嗎？珍問立信。

只覺得疲倦。

回去好嗎？

立信揚手截住的士。

街上的燈光使立信不安，他忍不住問坐在身邊的珍。

你向安娜談過我們的過去嗎？

原諒我，立信。

立信嘆口氣說。

我們到底都要找個人傾訴的。

這樣我才能拒絕她介紹的男人，我不願意失去你。

今夜你會後悔。

不！

珍搖頭說。沉默。

的士停在目的地。

立信陪珍走一小段路。

今晚我不陪你，珍。

珍沉默，一會才開口。

要回去陪慧貞？我……

我不去她那兒，珍，我尊重你。

你變了，我不拒絕你。我知道，我們沒希望結婚。

你仍然是我故鄉時候的愛人，以前，現在，都一樣，我難道要傷害她嗎？

我不介意慧貞和你的關係，立信，不要離開我。將來的日子。

我要打個電話給慧貞，我不去她那兒。
你要到那裏去？

回去沒有窗口的的小房，我需要在它裏頭過一段時間。

珍突然停下來，立信被這突來的舉動愣住了，珍在他的臉上輕吻了。
夜像個透明的幸運罩子，蓋在立信的身上。

河流是第一聲問語

● 林若隱

河流是第一聲問語

延岸的蘆葦

已傳續不下 昂

首 天總亮暗着

那改不掉的

揶揄的臉顏

就默然的頑石 也已是

歷史成一片扛不起的

蒼沙 重疊

重壓

在已然乾涸的河床

而我堅持呆立河緣

遠瞻一股英偉悲壯之氣蓋

近瞰卻是一篇一片

漏了標點符號的

道書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

去

日

苦

多

李憶蒼著



書厚：168頁

訂價：每冊馬幣四元正

郵購處：學人出版社有限公司

No. 3, Jalan Gelanggang, Melaka.

惆悵還依舊

● 湯米

誰道閒情拋棄人／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

當初當然不會想到我和你一別就是長長短短的六七年頭。要是當時預先有知，跟你分別之前一定會多看你幾眼，今天也就不免因描繪不出你的容顏而苦惱。要是預先有知一別竟再見之期遙遙似無望，就不會故意躲在房裏不肯出去見你，甚而送你一程了。

這六七年頭來，我敢說我時時日日都在想你。想你甚麼呢：想你此時此刻在那裏、想你是否安然無恙、想你是否健朗如昔、想你是否記得我——這個自稱時時日日想你的痴人。也常常想起很多年以前的一個夜晚，你怎樣替我起作文大綱，起好了怎樣用釘擊機釘在我的草稿簿上。而我這個失魂落魄的人怎樣沒去翻草稿簿，糊里糊塗作了一篇就數。很多天後發現你起的大綱，我怎樣拿了張白紙寫上「謝謝你」三個小小的字，叫阿弟拿給你。你怎樣看了微微一笑揉成一團丟進紙簍裏。常常想起那個風和日麗的早晨，你梳洗妥當準備出門，還

不見我的影子，叫阿弟入房喚我起床，唯恐我上學遲到。過後你怎樣告訴我那麼大個女孩每天清早得千呼萬喚始出房門，成何體統。想起你怎樣記掛着我要用尼龍索做花，百忙中回家一趟也會帶一點過來給我。怎樣讚美我做的沒有葉子的花，你怎樣說爲何不買把青花紙剪葉子。

你聽了是不是要笑我傻？還常常想那些陳舊的故事做甚麼！你會不會告訴我，人要與時日並駕齊驅才是邏輯，才合乎生之道呢？

我一直沒有適當的時機告訴你，你走的那一晚，我整夜輾轉不成眠呢。你踏出大門不久，我下床來，站在窗前看窗外街邊一閃一閃的燈火，那晚的月很亮很靜。我那樣在窗前站了好久，見沒有巴士駛過，知道你一定還在候車亭不得離去，我很想出去陪你的。巴士來了後，我在床上躺着，難過的喉頭哽住了，根本沒法睡覺。後來又下床踱到你坐過的前廳，拿起一本小说，看看去還是那一行，又只好踱回房，空蕩蕩的前廳叫我想起那兩個和你爭執到天亮的夜晚。我一生至今最難忘的就是你走的那晚，只覺得偌大的空間像一張舞動的網，緩緩的向我罩過來。我只管靜悄悄的站在窗前看明明滅滅的燈光籠成的薄霧，想起白居易說的「來如春夢不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那時候真正感到，人，寂寞如此。一時，呆若木鷄。多少年後的今天憶起當晚，胃還是會發酸。

第二天我照常上課。上完第二堂後，還記得是數學課呢，我忍不住扒在桌子上哭了起來。我的老大不知究理，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問：怎麼啦？我更哭得不可收拾，心裏頭的酸水都給觸倒了。那樣一哭完之後，抹掉淚痕，我決心不要再哭了，以爲甚麼傷痛憑那些淚水都給撫平了。可是以後我哭的時候，和你或多或少都有關係。

胡蘭成在玉鳳死後嘗謂：「……我是幼年時的啼哭都已還給了母

親，成年後的號泣都已還給了玉鳳，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不工。」我想，我少年時的淚水是給了你了。有時想及這點，深覺愧對我的父母。他們苦了養育我十數二十幾載，一旦要飛越幾重山幾道水到蓬萊，竟不能當他們流下幾滴情淚。好像天緣恢復，我欠了你的，逃脫不得，只得快快的拿淚水還你。只是我非瀟湘，況且又不明我欠了你甚麼，就不甘拿一輩子的淚水還妳。因此，這些年來，我學習遺忘，學習奮鬥，學習要活就實實在在的活下去。我若說已學會奮鬥，你是否當着我微微一笑？

我想我不是痴情的人，對你那樣記掛，怕是因為我很感激你。今天的我有半個是受你的潛移默化而造就的。或者是因為你我前緣未了，今生再繼續吧。只是，萬事萬物皆有始有終，讓我的牽掛，總也有個了結的時候吧。現在是不是時候了呢？

• 一九八一年八月台北



黃繼豪劇作專輯

魔鬼與影子 (三幕劇)

圈子與棍子 (啞劇)

鐘與稱 (啞劇)

夜讀 (啞劇)

兩個囚禁者 (啞劇)

走索者 (寓言)

自動售糖機

● 黃繼豪劇作

魔 與 影 子 鬼



人物：巨伯

亦好（巨伯之妻）

魔鬼

阿炳（巨伯之子，由魔鬼兼飾）

老二

地方：南洋某華人聚落

時代：廿世紀中葉

景：第一場——荒涼的墓地。時間：深夜

第二場——巨伯之家。時間：深夜

第三場——與第一場景同。時間：深夜

第一場

舞台背景是一片荒涼的墓地，墓地的背後黝暗不可逼視，彷彿是一座黑森林，形成了一股極大的神秘感。墓地上有許多碑石和高聳的土塚，土塚一堆堆如頭顱狀，墓碑則閃閃發出燐光。一個下弦月與水平成銳角五十度掛在天空。天空無星，只有一團暗紅色的雲漸漸在蔓延，遮蓋住半邊殘月。

幕啓時，舞台全暗，只有碑石上閃着燐光的鬼眼。蟲多的叫聲唧唧地響個不停，間或有一兩下野狼的長嗥聲。這時候，巨伯由舞台左側帶着醉意踉踉跄跄出場。

巨伯年五十來歲，中等身材，濃眉大眼，臉上爬滿皺紋，一身莊稼打扮，兩臂袖子高捲，露出結實的肌肉。右手拿着一個短頸酒瓶，腳踏草鞋，因酒醉迷路，正步伐不穩地走向場中。

巨伯：（四下張望了一下）這是甚麼鬼地方？這麼荒涼可怖，平日裏不會到過，去城隍廟的路也沒有這般荒涼，難道說——（猶疑地略停了一下）難道說是老子迷了路。（說着，身子歪歪斜斜地撞向設在舞台中的一座墳，依着碑坐了下來，打開酒瓶蓋，引頸喝了一口，又掏出紙煙火柴，點燃了一枝煙，猛力一吸，煙霧瀾漫中，煙頭的火光顯得特別紅亮。）

（這時，天空那團暗紅色的雲朵漸漸飄動，整個月亮露出。舞台燈光漸亮，台面似乎有一層迷濛的日光淡淡地籠罩着。巨伯的顏面已隱約可見，他正把煙大力地從口中噴出。）

巨伯：噓，我還以為就要到家，誰知道好兄弟作祟，竟走失了路，看樣子，這次要在荒野中渡夜了，唉。（口中喃喃自語，聽不清楚，忽然間似乎想起甚麼，神采飛揚起來）哈哈，土風這老猴終於輸了，老子生平別的不會，就是喝酒數第一，土風這臭猴算老幾，一身排骨無三斤，也想與老子斗酒量，才三瓶落肚，就猴樣猴像，成隻點頭龜，結果還是老子贏了，白白吃個免費，嘿嘿（乾笑）吃他個嘴塞屎，從此不敢車大砲，嘿嘿嘿嘿（越發得意地笑了一陣。笑畢，閉目陷入沉思中，忽然又張開雙眼，左右盼顧，抬頭望望天空）今晚怎麼這樣熱，一絲兒風都沒有（伸出袖子拭去臉上的汗水，又打開胸襟，垂首閉目入睡，忽然驚醒，以雙掌向前合擊，作打蚊子狀。寂靜的夜空下驟然間響起了嗡嗡的聲音，空洞中顯得有點冷漠）他媽的，老子睡一會你們也來作亂，看老子叫你們腸肚齊流。（憤怒地）哼！

（魔鬼此時由舞台左側登場。魔鬼化身為巨伯的兒子阿炳模樣。阿炳年約二十多歲，眉清目秀，短髮，身穿短袖襯衫與長褲，一表斯文，與乃父的粗魯截然成對比。）

魔鬼：（朝巨伯走去）爸爸。

巨伯：誰？（大駭，欲站起。）

魔鬼：是我呀，爸爸，我是阿炳。

巨伯：（疑惑地看着阿炳，隨即放下心來。）阿炳，你來這裏幹甚麼？你怎麼到這裏來的？這地方荒涼得很，你怎麼到這裏來？

魔鬼：這裏是村北十里的蓬山墳地，你半夜未歸，媽很擔心，特地叫我來找你的。我到吉寧耶谷那裏找你，耶谷說你和土虱斗酒，到十二點就走了，他當時看你朝北走去，心裏覺得奇怪，問你去那裏，你不應，他以為你是去叢林裏方便，忘了注意你，後來就不見了你。我猜想你一定是喝醉酒走錯了路，所以就跟了來。

巨伯：耶谷這傢伙賣的酒越來越淡，我懷疑是滲了茶水，呸，（張口吐了一口濃痰）死吉寧仔，下次一定要好好地問清楚，不然做了菜頭還被人當傻子。

魔鬼：爸爸，你喝醉了，我們還是回去吧。（伸手扶起巨伯）

巨伯：（生氣地把他的手甩開）醉，誰說我喝醉，我比你這整天在書堆裏鑽的土蛋還清醒呢！（火氣漸盛）也沒聽說過男人活到二十來歲還不會賺錢，整天就只知道叫爸爸哭媽，老子生你來吃掉米，真無用。

魔鬼：（殷勤地）爸爸，回去吧，回去再說，媽還在等我們呢。夜深霧重，生了病可就麻煩了。

巨伯：（兀自氣在心頭）你不用假行孝，我死了正合你心意，你會來找我，來謀殺我才真。（忽有所悟地）對了，你是怎麼找到這裏的。

魔鬼：我不是說過了，我到耶谷那裏，他看到你朝北走去，我就跟着來了。

巨伯：哼，鬼才相信，你平日裏裝模作樣，鄰裏還以為我家出了孝子。嘿，老子看你就不順眼，一點也不像我兒子，我就知道你有一肚子歹意。

魔鬼：爸爸，（故作委屈）你怎能這麼說？我看你是真的喝醉了。

巨伯：（大聲喝）走開！要回老子自己回，不用你來礙手礙腳。（撇下魔鬼，

往舞台右側走去)

(魔鬼這時陰險地露出狡黠的笑容，蹣手蹣腳朝巨伯身後走去，猛然從後以右手箍住了巨伯的脖子。)

巨伯：(驚怖地) 啊，你你——(嘴裏透不過氣，雙手亂擺。)

(魔鬼左手抓住巨伯的手臂，右臂仍緊緊勒住巨伯的脖子。巨伯掙扎了一會，身子癱軟了下來。魔鬼猛力搖動巨伯的身子，見巨伯一動也不動，才鬆開他箍住巨伯脖子的右臂，巨伯亦隨之倒在台上。)

魔鬼：(恨恨地) 哼，老鬼，我等這一天已等了很久了。(用腳朝巨伯身上踢了一下，緩步下場。)

(光線慢慢暗了下來，天空忽然間打了一記響雷，閃電映照著巨伯直挺挺的屍體。之後，舞台全暗。)

幕急下

第二場

舞台上巨伯的家，舞台正中擺着一張圓形的桌子，桌上有一瓶花，桌子四周各有四張無背靠的圓形椅子。舞台右側有一個窗口，圍着半邊窗簾，一架腳踏式縫衣機擺在窗口下。舞台左側是一道門，面對觀眾的舞台內側，左右各有兩扇

房門，都垂着布門簾，兩門之間是一張神案，神案較舞台中間的桌子略高，其上擺着一個香爐，香爐上插着三柱燃燒着的香，煙火繚繞，兩旁各有一盞電力發亮的香燭，一張畫着奇形怪的符錄正正貼在壁上，呆呆地望着觀衆。

屋外，雨下得很大，隨着一聲聲的響雷，窗口也不時閃着青光，和屋內的澄黃燈光相映，而窗簾也被風吹得不停地飛舞。

幕啓時，巨伯之妻亦好在神案下唸經禱告。亦好年約四十許，一身村婦打扮，頭上梳，體態略爲肥腫。她左手執着一串念珠，右手拿着一根小鎚子，不停地敲着木魚，木魚豪豪地叫着，聲音空洞而單調。

正在這時候，巨伯之子阿炳手上拿着一本書由舞台內側右邊房門走出。阿炳的裝扮與第一場的魔鬼相同。他走到圓桌右側，拉開一張椅子坐下，翻開書本閱讀。

亦好：（停止敲木魚，回頭望阿炳）阿炳，怎麼又出來了？

阿炳：睡不着。

亦好：夜很深了，快去睡吧，要讀，明天才讀吧。

阿炳：媽，我不累，再說，爸爸也還沒回來，等他回來了我才睡。

亦好：（好沒氣地）你先去睡，不要等他了。你年紀也不小，怎麼還像小孩子一樣吵着要爸爸，真是的。（一神情變得又怨恨且擔憂）這死鬼，准是又去喝酒裝瘋去了，這種天氣，還不回家，真是令人擔掛死了。（嘆了一口氣，繼續誦經敲木魚。）

（屋外，雨似乎下得更大了，雷聲轟個不停，風聲四起，阿炳起身將窗關上。風聲漸小。忽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碰碰傳來……）

阿炳：（欣喜地）一定是爸爸回來了。

亦好：（停止敲木魚，抬起頭望向大門。）快去開門。（隨即又敲打木魚，故作不理狀。）

（阿炳忙去開門。門開處，巨伯滿臉殺氣地佇立在屋外的風雨中，大風把阿炳的衣袂給吹起，阿炳退後一步，始看出是巨伯。）

阿炳：爸爸，你回來了。

（巨伯一言不發，跨進屋內，反手大力把門關上，兩眼凶狠狠地注視着阿炳。）

阿炳：爸爸，你跑到那裏去了？這麼大風雨，你看你，渾身都濕透了。

（阿炳趨上前想替巨伯抹去他手臂上的雨珠。巨伯一把將他推倒在地，隨口向他吐了一口痰，圓睜雙眼，兩手拳頭緊握，一步步走向跌在地上的阿炳。）

阿炳：（驚懼且疑惑地）爸爸，你——你幹甚麼？你又喝醉了？

（這時，故作不理的亦好也意味到有事情發生。她回過頭，立起身子，朝巨伯走去，又因驚懼而停下腳步。）

亦好：（生氣地）老頭子，你要幹甚麼？喝醉了發甚麼脾氣，他（手指阿炳）又沒有做錯甚麼，你幹嗎凶巴巴的？

巨伯：（大聲，指着阿炳）沒有做錯甚麼！這個畜生，差點活活扼死我，好在老子命大，喉嚨夠粗，才沒死在這畜生手裏，要不然妳現在見到的就是我的鬼魂了。（怒火大盛）這個畜生。

（巨伯大喝一聲，趨前揮拳把剛站起的阿炳打倒，阿炳大叫，巨伯拼命擊打阿炳，阿炳挨打，唉叫連連，卻不還手。）

巨伯：（大聲）爲甚麼不還手？你剛才的狠勁到那裏去了？背後偷襲甚麼好漢，看老子現在宰了你。

（亦好被巨伯這突如其來的狠勁嚇呆了，一時楞在一旁，說不出話來。巨伯打得火氣上頭，忽然一個箭步冲向舞台右側的縫衣機，抓起機上的一把利剪，回身又冲向阿炳。）

亦好：（恐怕地嘶喊）老頭子，你幹甚麼？（趨前想搶奪掉巨伯手中的利剪。巨伯閃避，二人扭做一團，糾纏間亦好的左臂被利剪所傷，疼得她驚呼起來，巨伯也被這突如其來的意外嚇着，停下了手。亦好以右手按着傷口，哭泣着喊。）你瘋了，阿炳一整夜都坐在這裏看書等你回來，半步也沒離開這兒，你喝酒喝到連心魂都飛掉了，竟然想殺害自己的親生兒子。（說罷，傷心地哭着。）

阿炳：（皺着眉頭，站在一旁，撫着臉上的癡傷，喃喃地。）爸爸，你酒醉看錯人了，我今晚一直呆在家裏，再說，我也沒有這個膽子，敢來謀殺你呀！巨伯：（氣憤地）你——（欲冲向阿炳，被亦好攔住。）你還敢裝傻，我看得清清楚楚，分明是你，就是你這一身打扮！你還叫我爸爸，又說是來找我回家的。（光火）哼。（欲掙脫亦好的糾纏，不得。）

阿炳：那有此事，你准是看錯人，我整晚都沒離開這裏，外面這麼大風雨，我這身乾衣服就是最好的證明。

巨伯：混蛋，還敢狡辯，那時還沒下雨呢。

亦好：（誠懇地）相信我，阿炳今晚真的沒離開過這兒。你說沒喝醉，那我問你，

你在甚麼地方碰見阿炳？那時是甚麼時候？你冷靜地想一想。阿炳這孩子平日對你總是很孝順，打死我也不信他會做出這種事。

巨伯：（激動的情緒漸趨平靜）那裏是甚麼地方，我也不大清楚，黑壓壓的，大概是一個荒塚場，他（手指阿炳）告訴我說是在村北十里的甚麼墳地。

阿炳：（慌忙地搖手）不是我，不是我。那時是甚麼時候？

巨伯：（狠狠地瞪他一眼）那時大概是凌晨一兩點。

阿炳：（關心地）那事情發生後你又怎麼回來？

巨伯：你想知道老子怎麼沒死吧，（冷笑）嘿，我就告訴你，閻羅王說我陽壽未盡，叫我回來的，你沒有第二個機會了，我遲早要宰了你。哼！

亦好：別再胡說八道了，你是怎麼回來的。

巨伯：我醒來時，雨大得像海，迷迷糊糊中走了幾里路，剛好被看守菜園的如福看到，是他送我到這兒來的。

亦好：那他的人呢？

巨伯：將要到家時，我想起了這畜生（手指阿炳），心中有氣，就攙下他，快步跑回來。他追不上，大概回去了。

亦好：你這人真是越老越糊塗，我看你啊，一定是喝醉了酒，做了個噩夢。要不然，就是遇到好兄弟啦。

巨伯：（疑惑地）可是……可是我明明看到那個人是阿炳。

亦好：你醉瘋了，阿炳他一直在這兒，他又怎麼會？

巨伯：可是……

亦好：別可是可是了，去換套乾衣服再說，我去給你泡杯茶解酒。（推巨伯進入舞台內側右邊的房門。巨伯臨進房門前又瞪了阿炳一眼。亦好則走進內側左邊的房門。）

（舞台上現在只剩下阿炳一人，他走到圓桌旁坐下，雙手抱頭沉思，隨即站

起，在舞台上緩緩踱步，不時望望舞台內側右邊的房門。最後，他停止踱步，面向着神案，若有所思似的楞着，屋外，風雨聲仍不止。這時，舞台頂端左右兩側忽有強光照射在阿炳身上，由於對照關係，產生了使阿炳失去影子的效果。而阿炳仍楞在現場，半響，他又開始踱步，他時而抬頭注視神龕，時而低頭沉思，喃喃自語。忽然，他發覺自己失去了影子，不竟嘆了一聲，轉回頭望向地上，身後也是一樣沒有半點人影，不禁大驚失色。）

阿炳：（聲音帶着恐懼）啊呀！我的影子，我的影子，我怎麼沒有了影子呢？（伸出雙手，擺動身體，做着各種古怪動作，想證明影子的存在。）啊！我的影子呢？我的影子呢？（亂嚷亂跳，形若瘋狂，隨即打開門，跑出門外。）

（阿炳的叫嚷聲驚動了巨伯與亦好，巨伯掀開門簾探頭窺視。亦好則跑進廳裏，想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卻見其子阿炳跑出門外，不覺大驚，急忙跑到門邊。）

亦好：阿炳：你跑出去幹甚麼？發生了甚麼事，這麼大風雨，快點回來呀！阿炳！

（阿炳一去不回。亦好打開大門，大風和雨滴猛烈刮進，打濕亦好的衣裳。

風雨的聲音呼呼怒吼。亦好不顧一切追出去。門敞開着。巨伯由房裏走出，面上帶着悻悻然的表情。）

巨伯：（對着大門）走了最好，有種的不要回來。（想去關門）

（亦好衣衫盡濕，進門反手關起大門，身子背靠着大門，茫然。）

巨伯：你發甚麼豬屎夢，他走了最好，省得我激心。

亦好：你這沒良心的醉猴，都是你害得他出走，他是我們唯一的兒子，萬一他……（發不出話來，低頭哭泣，漸漸地，她抬起頭，走到神龕前跌坐，開始敲起木魚誦經。）

（巨伯走去打開窗子。窗外漆黑一片。巨伯站在窗前一會兒，回身入房，順手揀熄了大廳的燈光。舞台上只有兩盞電力發亮的香燭燈着一對妖眼。一記閃電襲來，窗外青光閃現。亦好的誦經聲與木魚的哀號聲愈來愈急促與響亮。屋外，隱約傳來一兩聲鷄啼。）

幕下

第三場

（佈景和時間與第一場大致相同；唯第一場的上弦月已轉變成滿月，舞台上瀰漫着一股淡淡的銀光。蟲豸的叫聲清晰不斷。巨伯從左邊上，右手拿着一個酒瓶，步履蹣跚，一副醉態，東歪西倒地步入場中。至碑石旁，倚碑而坐，撇開胸襟，仰天閉目，作酒醉狀。這時，老二從右邊出場。）

老二是墳場的看管，年約六十許，身著粗布平裝，左手拿着一盞土油燈，右手執着一根五尺長的棒子，上場時哼着家鄉小調。

老二：（哼）官家——官家子弟樂啊樂逍遙，樂啊樂逍遙，只望金屋藏啊藏阿嬌，藏啊藏阿嬌，尋花問柳風流事，風啊風……

（巨伯閉目養神之際，忽聽腳步聲及老二的哼聲，立刻敏捷地跳起，閃身躲入大墓之後，伸首探看動靜，及見是守墓人，始放心走出。老二忽見人影，嚇了一跳。）

老二：（大喝）甚麼人？

巨伯：（走近老二）是我。

老二：（高舉土油燈）你是甚麼人？

巨伯：是過路的。

老二：（警戒地看着巨伯）過路的？這裏又不是甚麼要道，入了夜就從不見半個人影，你說，你是不是想發死人財的。

巨伯：去你的，大吉利是，老子就是窮到乾，也不做這種缺德事，我——

老二：（忙插口）那你跟着我幹嗎？

巨伯：吓，老子又不是吃屎狗，跟着你這臭牛屎。

老二：那你——

巨伯：（不耐煩，大聲地，）你是不是在這裏守墓的。

老二：不錯，你想幹甚麼？

巨伯：（語氣較和緩）沒甚麼，我只想打聽一個人，我相信你一定見過他。

老二：甚麼人。

巨伯：一個年輕人，年約廿來歲，高高瘦瘦，五官端正，外表相當斯文。你有沒

看見過這個人？

老二：唔——（想了一會，搖搖頭）沒有。

巨伯：真的沒有？

老二：沒有，我在這裏已經十八年了，每年除了清明，難得見到甚麼人，有的不外是一些毛賊和賭鬼，他們大多在遠遠見到我之後就跑了，這些日子，沒有見過甚麼人。唔，對了，這個年輕人是甚麼人？你找他爲甚麼找到這裏來了，這裏又不是行人要道，（一眼瞥見巨伯手中的酒瓶）你是不是喝醉

了？

巨伯：（搖搖頭）沒有。唉！說來話長，這個人——

老二：（雙眼看着巨伯的酒瓶，一臉饞相，忽然打斷巨伯的話）你的酒瓶裏裝的

是酒？

巨伯：（好氣又好笑）酒瓶裏當然是酒，如果是尿，那就是夜壺了。（看出他的醜相，把酒瓶遞給他。）喏，給你喝一口。

老二：（欣喜地）謝謝。（拔開瓶塞，引頸就喝，急切間給酒噎得咳個不停。）巨伯：慢慢來，喝水也沒人用吞的。

（老二直待咳聲較輕後，把巨伯拉到碑邊，三個人蹲坐下。老二方記起甚麼似的——）

老二：你說的那人是誰？再說下去。

巨伯：（語調緩慢地）說來你不信，上個禮拜前我在這裏差點兒給我兒子扼死。

老二：（充滿疑惑地）就在這裏？是你兒子？

巨伯：沒錯，那晚我喝醉酒，跑到這裏來，那知這畜生竟敢謀殺我，好在我命大，死不去，醒來後立即回家找我兒子算賬，怎知他媽媽一口咬定他當晚沒出過門，使我一時也不知該怎麼做。

老二：會不會是他們母子串通好來謀害你的？

巨伯：（一楞，不以為然。）不會吧，我女人個性溫文勤勉，我又沒刻薄過她，沒有理由她要這麼做。

老二：那你兒子呢？他爲甚麼要殺你？

巨伯：我也覺得奇怪，我兒子平日裏對我還算孝順，只是因爲我不喜歡他每天都在讀那些死人書，常常忘了飼養鷄鴨和照顧菜園，多罵了他幾句。這畜生膽小如鼠，就是打他，也不敢還手，除了會討他媽歡喜，甚麼事都不敢做，更不用說做歹事。（若有所悟似的）是了，前些日子他告訴我說要到城裏去做事，給我臭了一頓，會不會因此他懷恨在心？

老二：嗯，這很難說，人是會變的，他當然會懷恨在心，不過，也不致於要殺你

這麼嚴重啊。（望着巨伯）那晚你真的肯定是你兒子？

巨伯：錯不了，如果不是他，那兒有人亂叫人爸爸？

老二：這世界離奇古怪，死人都會變活，兒子殺老子，那也沒甚麼大了，只是，你老婆做證又怎麼說？

巨伯：（雙眉緊鎖）我也覺得事情有點古怪，（環顧四周），在這種鬼地方，不要說是阿炳，就是我，如果不是喝醉酒，都會心驚脈跳。也許真的是另有其人。（緊張起來，轉向老二）這件事會不會是好兄弟在作怪？

老二：（又喝了一口酒）嗯，很有可能，現在是七月，地獄放食，平時生人打死鬼主意，現在活鬼找死人作伴，天公地道，兩不相欠。

巨伯：（大駭）你是說真的有一——有鬼？你有沒有看過？是甚麼樣子的？

老二：鬼當然是有的，有各種各樣的人，當然也就有各種各樣的鬼，我在這裏守墓，古怪的事太多了，老實說，有時也不知是人還是鬼。不過，你也不用害怕，中國人說：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成，你心裏無鬼，又何必怕鬼？

（拿起酒瓶，正想喝多一口——）

巨伯：（一把搶回他的酒瓶，自己仰頸猛喝了一口酒，透了一口大氣。）不錯，人怕窮，鬼怕惡，要真的是有鬼，也不見得能把老子怎樣。

老二：（抬頭看看天空，把土油燈調亮一些，立起身子。）時候不早了，我要走了。

（老二慢慢步下場。巨伯則仍在原地沉思。阿炳這時上場。阿炳衣冠不整，神志慌張，左顧右盼，行跡鬼祟，巨伯聽見異響，發覺是阿炳，吃了一驚，旋即閉上雙目，仰躺於地，把酒瓶放在胸口，佯裝酒醉。阿炳忽見巨伯躺在地上，忙急步趨前。）

阿炳：爸爸，你醒醒，（以手搖常伯，將他的酒瓶丟向一旁。）爸爸，你醒醒。

巨伯：（睜開雙眼，滿臉醉態，掙着坐起，茫然。）誰？你是誰？

阿炳：爸爸，我是阿炳，你又喝醉了！

巨伯：（神志未清似的）阿炳？阿炳！（疑惑地看着阿炳。）你真是阿炳？

阿炳：我是阿炳，爸爸，我們回去吧。

（阿炳攙起巨伯，巨伯突然一把甩開他。）

巨伯：（生氣地）滾！快點滾開，老子沒有你這個兒子，你走了就不要回來見我。

（步伐踉蹌地逕自走開。）

（阿炳見巨伯步伐不穩，急趕去攙扶他，就在他走到巨伯身後之際，巨伯忽然間由褲頭抽出一把短刀，回轉身狠狠刺進阿炳的腹部，阿炳哀叫一聲，彎下身子，雙手抱着傷口，睜大兩粒眼睛，張大嘴巴，喉嚨唔唔有聲，好像想說出甚麼話來的樣子，神情極為可怖。他走了兩步，終於撲倒下去，直挺挺地像一塊無助的碑。）

巨伯臉露猙獰之相，猶怕阿炳沒死，兀自以雙腳朝阿炳身上亂踢，及見阿炳的屍體沒動靜，才悻悻然向阿炳吐了一口口水。）

巨伯：哼，一刀就死，算你便宜，也沒張大你的鬼眼看看清楚，老子是托塔天王轉世，甚麼鬼玩意也逃不過我的法眼。人家說：神無形，鬼無影，今晚天公作法，月光明亮，你扶起我的時候，我就看得清清楚楚，你果然是沒有影子的鬼，這就不能怪老子手下無情了。哈哈哈哈哈（得意萬分，笑聲稍停，面對着屍體。）五百年後你若轉世爲人，要記得一點：把戲不能變兩次，要不然會失靈的。哈哈哈哈哈。（躊躇滿志）

（巨伯把刀子丟向一旁，擬步下場之時，彷彿想起甚麼似的，又回頭去找被阿炳丟棄的酒瓶。未幾，果然在草叢中被他尋到，他搖了搖瓶子，打開瓶塞，連喝了數口。回頭看見阿炳的屍體橫在地上，上前捉住他雙腳，拉到草叢裏去，又拍拍身上的灰塵，向舞台左邊走去。）

這時，亦好手中拿着一支手電筒行色匆匆由舞台左邊出場，與巨伯正好相對碰面，兩人驟見對方，都嚇了一跳，亦好以手電筒照着巨伯，待看清楚後，始定下心來。）

巨伯：是妳，妳來幹甚麼？

亦好：我來找你和阿炳。阿炳呢？你有沒有見到阿炳。

巨伯：阿炳？沒有。死鬼倒有一個。

亦好：（氣急）這個時候還在說笑，真急死人。

巨伯：（不在乎地）大驚的對面住着小怪，阿炳又不是今天才出走，值得勞動你娘娘的大駕。

亦好：不是的，阿炳剛才偷偷回家，被我發覺，問他爲甚麼要出走，他不回答，只說是去調查幾天前那件事，他問起你，我告訴他你去喝酒，他聽後很替你擔心，就跑出來找你，我怕他出事，也跟着趕來。到了半路，我就不見了他的踪跡。（懇求地）我們一起去找他回來好不好。

巨伯：你是說阿炳剛才走過這裏？（忽然間神色大變，大叫起來。）難道我殺的是他！

亦好：（嚇了一跳）你殺了人？

巨伯：（喃喃自語）不可能，那絕對不是阿炳，那一定是魔鬼。

亦好：（緊張地）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巨伯：（聲音惶恐）我——我剛才見到一個人，不，不，是一隻鬼，他變得和阿炳一模一樣，想要害我，我就一刀殺了他。

亦好：（驚呼）那不會是阿炳吧？（慌張地）在甚麼地方？
巨伯：我帶你去。

（巨伯二人來到阿炳臥屍之處，亦好戰戰兢兢地亮了手電筒，照着阿炳的臉，猛然大叫一聲，丟開手電筒，抱着阿炳的屍身大哭，巨伯以顫抖的手拿過手電筒，照着阿炳的屍首，又拉着屍體的一隻手，以電筒照着，忽然間若發現甚麼，高喊「影子，影子，他的影子。」說罷，身體撞撞跌跌，揮臂亂舞，狀若瘋狂。舞台上只見到手電筒光圈四處亂閃，和着亦好的哭聲悲愴不絕。）

劇終

後記

七六年嘗閱「搜神記」一書，深為內中一卷之悲劇精神所撼，有意改編為劇，奈何年來身為形役，事與願違。延至月前，方得成篇。為便讀者參稽，謹將原文句讀並錄之於後。

「搜神記」卷十六云：琅玕巨伯，年六十，嘗夜行，飲酒，道經蓬山廟，忽見其兩孫，迎之，扶持百餘步，便捉伯頸著地，罵：「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當殺汝。」伯思，惟某時信捶此孫。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歸家，欲治兩孫，兩孫驚惋，叩頭言：「為子孫寧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試之。」伯意悟。數日，乃詐醉，行此廟間，復見兩孫來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動作不得，達家，乃是兩人也。伯著火炙之，腹背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殺之。後月餘，又佯酒醉，夜行，懷刃以去，家不知也。極夜不還，其孫恐又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殺之。

圈子與棍子

(舞台上亮着微弱的橙黃色燈光。)

黃衣人躺在台上，吹着口哨，怡然自得。

白衣人上，見黃衣人，上前沿着他繞了一圈，忽出手攻擊，把黃衣人下台。

白衣人躺在台上，吹口哨，怡然自得。(燈光變為強烈的白光。)

紅衣人上。瞪着白衣人。白衣人不快，急以白色絹帶在台上圍起一個圈子，

然後端坐在圈子中央。紅衣人不理，逕自躺下休息。

白衣人見紅衣人毫無動靜，偷偷將其圈子擴大到紅衣人身邊。

紅衣人猛然抬頭，見白衣人所為。亦站起以紅色絹帶圍起圈子。圍罷，躺在

圈中歇息。(台上白燈依舊，另一盞紅燈亮起，照着紅圈。)

白衣人見紅衣人躺下，趁其不備，想偷偷掉紅衣人的絹帶。

紅衣人發覺，怒攻白衣人。雙方大打出手，難分勝負。

白衣人出場，拉黃衣人入場，命黃衣人以白色絹帶在紅白圈外圍起另一個小

圈子。(白色燈光大盛，紅光漸弱。)

紅衣人見狀不滿，與白衣人打起來。黃衣人趁白衣人抱着紅衣人之際，攻打紅衣人。

紅衣人不敵出場。黃白衣人大樂，撤掉紅衣人的圈子，擴大自己的圈子。（紅光滅，白光大盛。）

紅衣人持木棍入場，以木棍追擊黃白衣人。黃白衣人大驚求饒，自動縮小其圈子。（紅光亮起，白光漸弱。）

紅衣人一棍在手，神氣無比，令黃衣人改變其白色彩帶爲紅色。黃衣人依令更改。（台上紅光大盛。）

白衣人見狀，無奈出場。紅黃衣人樂極拍手。（白光滅。）

白衣人入場時，手中亦持一木棍。白紅衣人大打出手。紅衣人令黃衣人相助，黃衣人不允，反盤坐一旁觀戲，並以黃色絹帶取代自己圈子原有的紅帶。（紅白燈漸弱，黃燈亮起。）

紅白雙方停戰，突然一起攻擊黃衣人，黃衣人不敵下場。（黃燈滅。）

紅白衣人各以自身的絹帶瓜分黃衣人的圈子。（紅白燈齊亮。）

紅衣人忽然出其不意攻打白衣人，白衣人回擊，雙方打不出高下。停戰。

紅衣人下場，一會兒，手執另一棍入場，以雙棍在白衣人面前比劃。白衣人不敢動彈。紅衣人擴大其圈子，縮小白圈。（紅燈大亮。白燈微弱。）

白衣人氣憤下場，拿着一根較粗大的棍子入場追打紅衣人。（白燈轉亮，紅燈變弱。）

紅衣人下場，出場時拿着一根更粗大的棍子回擊白衣人。

白衣人急下場找棍子。

紅衣人也下場找棍子。

雙方不停地搬棍子進場。（紅白燈光隨人物的出入而閃爍不斷。）

雙方的圈子滿佈棍子，紅白衣人各自站在棍子上，搖搖欲墜。

鐘與稱

舞台上畫着一個大圓圈，圓圈正中放着一個台秤，台秤之上正好對着一個憑空垂吊着的時鐘。燈光奪目。

甲出場，低着頭沿着圓圈踱步，每走一圈，光線也跟着暗淡下來。甲止步向左右張望，鐘聲大起。甲驚異，起步再走。鐘聲止。甲踱步一圈後停步，鐘聲又起。甲走，鐘聲止。甲停，鐘聲起。甲走，鐘聲止。甲疑惑不解，一邊走一邊抬

黃衣人突然跑進場。紅衣人急以棍擲之。白衣人誤為擲己，以棍回擲。

紅白雙方互擲不止，黃衣人於避棍時踩到地上的棍子滑倒不起。

紅白雙方疲累倒地，仍不停互擲棍子至力竭不動為止。（紅白燈熄滅，舞台全暗。）

青衣人吹着口哨上場。（青燈亮起，舞台上此時只剩青衣人。）他以手代枕躺下，左腳架在右腳上，怡然自得。

黑衣人上，見青衣人，上前沿着他走了一圈，停在青衣人面前。黑衣人抬頭愕然。（燈光忽黑。）

幕落

夜讀

頭望着時鐘，忽向時鐘走去，伸手想將之拉下。鐘聲大響。甲站在台秤上以線綁住時鐘之長短針。鐘聲止。甲拍拍手下。猛覺台秤有異，急上秤。秤針不動。甲下。秤針亦不動。甲下場捧着一疊書上秤。秤針不動。甲下場拿一個肥豬撲滿上秤。秤針仍不動。甲大怒，以腳踢秤。時鐘忽然由空中掉下。鐘聲大起。甲大驚，沿着圓圈快步疾走，燈光亦隨之慢慢轉暗至全黑。

幕落

舞台正中是一張茶几，其上擺着一本大大的厚皮書。甲面對茶几，端坐於地，面色顯得嚴肅，正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書本。

未幾，甲伸手翻開書本首頁，猛然間淒厲的暴風雨聲大作，一時天搖地動。甲大駭，急闔上書本，風雨聲立即停息。

甲驚魂甫定，快速翻開第二頁，忽有狼嗥聲由空無處尖銳地傳來，此起彼落。甲左右環顧，急翻開第三頁，狼嗥聲止，繼之的是萬馬奔騰的巨響與振耳欲聾的撕殺聲和高昂的馬嘶。甲翻開第四頁，各種巨響止。甲正捫透一口氣，雷霆的戰

鼓聲卻緩慢而堅實地響起。甲傾耳諦聽，沉思良久，始翻開第五頁，鼓聲並不停止。甲不耐煩，翻開第六頁，鼓聲仍不止。甲快速翻動書本，鼓聲仍不止。甲不停翻動，忽然間槍聲大起，子彈的呼嘯聲、機槍聲與爆炸聲糾纏不清。甲一時間驚慌失措，站起、復坐下，伸手翻動書本，槍聲始終不止，甲怒而把書闔上，槍聲乃息。

甲起身，反手來回踱步，忽然氣憤地拿起厚皮書往地上狠狠扔去，又舉腳朝書本不停地大力踐踏，仍氣猶未消，氣沖沖地跑到台後拿了一架手提式收音機，扭大聲量，置於茶几上，自己亦仰躺於地，望天發呆。

半分鐘後，舞台左側人聲與腳步聲喧嘩。忽有數着睡衣者沖進台上，拉起甲不由分說即揮拳圍攻。燈光驟然間全暗，舞台上只聽到熱門音樂的急促鼓聲。

幕落

黃繼豪劇作

兩個囚禁者

幕啓時，甲被囚於鐵籠中，鐵籠狀若巨型的鳥籠，左右各懸着盛滿清水糧食的容器。乙上，不解地看着鐵籠內的甲，甲靜坐沉思，不理乙，乙徘徊不去，忽見台後有一根長約五公尺的繩子，將之繫在腰間，另一端則繫於鐵籠上，坐臥於

地。此時忽有雷聲響起，乙大驚跳起，雷聲不絕，燈光漸暗，乙擬下台，來回奔走，不得脫身，轉身擬打開鐵籠，亦不得，無助地來回搖撼着鐵籠。此時雷聲仍不絕，燈光漸暗至全黑。

燈光亮時，舞台上鐵籠依舊，甲已失其踪，乙僵臥鐵籠內。甦醒過來時，見已被囚於籠中，驚慌不已，來回奔走擬出籠，不得。頹然跪下。

幕落

黃繼豪劇作

走索者

走索者在鋼線上小心翼翼地走着。鋼線離地約五丈高。

旁觀的人愈來愈多。「他在幹甚麼？」一個人問。「搞這玩意又不能當飯吃，最多不是到馬戲團當耍耍，有甚麼前途，萬一跌了下來，那才有得瞧呢！大好青年把生命當賭注，真是可惜。」人群裏的聲音愈來愈多。

走索者好不容易才搖搖恍恍地走完全部的路程。他透了一口氣。在走索這一行業來說，他還是個初入門者，他還不能在高空走動自如，也不能像他的前行者一樣，除了走動外，還能賣弄各種花樣。雖然如此，他還是堅持不懈地想在這行業裏有所表現。

第二天，當他再次爬上鋼線時，他發現他心目中預期的觀眾減少了，他大惑不解。在接下來的日子，漸漸地，除了一些小孩外，人們再也不理睬走索者。「那個傻子！」人們這樣稱呼他。

走索者愈來愈不能忍受人們對他的漠視和敵意，他心裏憤怒地叫喊：「無論才智、見識、勇氣、毅力，我都比你們這些井蛙強，你們憑甚麼漠視我。你們不了解我已在嘗試作些努力以求突破既有的經驗和局限嗎？那些蠢才，只不過是會吹大氣和喝快酒，就能博得你們這兒多人贊賞而享有這麼高的名氣，真是豈有此理！」走索者憤懣不平，心中思潮起伏，老定不下心來走鋼索。

「不行，也許我該作些努力，讓人們了解我的苦心和才華。」於是，他開始進行其他活動。

他把那群觀看他表演的小孩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鋼索研究會」，他們舉辦講座、座談會，以及作為社團所應有的各種活動。走索者更日夕到街頭巷尾進行演說，發表文章。諸如「談走索者的物我一體論」、「天馬行空：走索者的一元世界」、「靈物的平衡——論走索對人生的影響」等等。果然，人們被迷惑住了。「看不出這傻子有這麼好的學問。」「原來走鋼索還是一種深奧哲理的表現哪。」人們開始注意及敬重起走索者來了，走索者興奮莫名，從此他對這些活動更加樂此不疲，名聲也日益響亮。

可是，鋼索研究會裏的孩子們可不這麼想，他們對走索者的理論所知不多，不過他們最大的心願是希望有人在鋼索上有所表現，可惜走索者無視於此，而且他壓根兒就不了解這些孩子。所以，沒多久，孩子們便帶着失望而離開了走索者。考驗的日子終於來了。某日，有個挑戰者從海外慕名前來，約定走索者在秋後某濱海的懸崖上一起表演。人們帶着肯定的語氣，一致認定走索者將為他們爭光。

當晚，走索者心中惶恐不安，他看着手中幾篇未完成的講稿，想着床底下那

個沾着蛛絲的鋼索，一夜不能成眠……：

× ×

× ×

× ×

× ×

× ×

後來人們都在奇怪着，智勇雙全的走索者爲何會無聲無息地失了踪。

自動售糖機

舞台上立着一架自動售糖機。機身修長如人高，機側有一鐵臂。孩子們列隊機前。第一個孩子站在機前，伸長脖子，按鈕，機器上燈光閃動，機身伸出一隻鐵臂，鐵臂揮動，狠狠地攔了孩子一記耳光，然後鐵臂縮回，糖果從機身腹部瀉下。孩子們爭搶着糖果吃。

甲上台，靜觀孩子們排隊領糖。良久，他拿出銀角分給孩子，孩子以銀角投入機器，按鈕，機器毫無動靜，再放入銀角，仍毫無動靜。孩子們不耐煩，又伸長脖子排隊領糖。甲越看越憤怒，趨前向機器掌打腳踢，機器怪叫幾聲，指示燈光亂閃，隨後熄滅。孩子們見機器被毀，怒攻甲，甲無奈下場。

上場時甲手執一丈許長的竹竿，竿上繫着一顆巨型的糖果。孩子們但見糖果投射在地上的影子，大家搶作一團。甲背立舞台中央，將竹竿揮向身右，孩子們迅速湧向舞台左側，甲將竹竿揮向身左，孩子們又一窩蜂奔向舞台右側。甲拿着竹竿下台，孩子們亦跟着跌跌撞撞下台。

幕落

艾文詩

兩首

放榜

都說，那消息
像瘟疫傳整條村

鄉紳提燈籠
慌忙趕赴祠堂

爭看榜文的百姓
指着天空笑嘻嘻

有湊熱鬧黃臉婆娘
閃縮人叢
冷言冷語

氣呼呼的鄉紳
用力甩掉燈火
祠堂內火舌
搖搖拽拽
沒照出姓胡鄉紳
那傢伙的後裔

破落着火底燈籠
在野草叢
把七彩的龍鳳絹帛
灰飛煙滅

失去燭火的鄉紳
恍然摸索上路
疑神疑鬼的夜
吃吃地跟蹤

怔忡間
似有成排窗子
隱約的露出皚白的牙齒
冷笑

那些印度人

印度人落力沖涼

然後用鋼針刺綉

比紋身少女還漂亮

鼓聲震盪

三三兩兩起舞

好像悲愴的陰魂

悽哀的尋求舒展

咕咕梆梆

一路輾轉

向衆神

嚎啕痛哭

哭天不落甘露

哭土地草枯黃

哭成苦難的黃牛

哭成一條爛白頭巾

綑纏着自己

無法舒伸

街

流流逐逐我像被驅趕

失所無何的風

在浮腫的袖角

與瘦乾的鈕孔間流竄

一群聒噪的雀

喋喋紛論着早餐

的地點

和晚餐時燈光

的顏色

我年老的母親

呵她在被遺忘的霉爛腐臭的巷弄裏

替人寫悲哀的家書

忘了地址

失了封套

失了臨去時父親的臉

和遺言：

這泥濘的街

是我第一和最後

埋葬的土地

是這一顆嗎？（我好想把它別在髮際，帶回家去。）

你訴說星底身世，我們便都失神地跌入星子的國度裏。而那不屬於任何家族的，流浪底星，細細告訴我他底心事。我有個故事，他聽不聽呢。

（當年一隻迷糊的蝶，瞎撞一個覬覦的網。之後，蝶只好夜夜在翼上刺繡委屈與憂怨。某夜，一顆流星殞落，化成片片藍藍的飛絮，撒落蝶底雙翼。蝶掩面哭泣，婉拒流星底情意。流星逐再解纜啓航。而事隔三年呵，三年，蝶始承認翼上流星底影子抹也抹不去，而放逐只是徒然的悲涼，逐展翅，展翅冲出孽網不再返，而大地蒼茫，流星已失去了踪跡……）

月兒不曉得含蓄的美麗，衆星只好黯然了。而你引出的許多星子都有了倦意呢，她們蹣跚地向西天的歸宿走去。他們說，再等待一隻犯了天條丟了皇冠的金牛吧。

碼頭便展肢，躺在水上，陪我們等待。

你說莫憑欄，然我一襲藍衫，怎捨得錯過倚在這水湄的欄杆呢？（而那水，清澈得從不知道甚麼叫深情。）月華一定鑽進了我底雙眸，我隔着風紗望你，有冷冷的草色自你的衣褲輕輕飄落，跌在水中，驚醒朵朵漣漪。金牛羞愧得始終沒敢出現。而我偷偷守候一個據說是長方形的星座，猶如守候一抹前生的驚喜；還有那飛鳥，還沒來得及化作一陣雨，引我渡入藍色水鄉呢，遠處竟隱隱響起黎明的悲聲……

某個

失香的

錦囊

■
參商

每一顆星，都有每一顆星的身世呢。

走出濱海的家居，你爲我們掌燈。浪花悄悄隱退，週圍的山樹更沉默了。他們絮絮地戲謔一只殉情的沙魚，風中淡淡地飄蕩着你的氣息。而沙灘不長，本該讓我們走出許多腳印的。你的步履輕輕，惟我看見你深深的足跡。我黯然，憶起一則香囊花魂的典故，恍如隔世。

風飲月色，月說風寒。都說椰樹不解風情，我們於是向渡頭走去。那兒有淙淙的水流，唱着小舟的航程。

和你同看一枚流星的殞落，是楚楚的感動，和暖暖的驚慄。你說過的，一顆流星是一個願望，你只要一顆。



卓友范 的藝術

● 莊金秀

我國獨立前，范友卓在吉隆坡藝壇已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畫家了，他擅長油畫，一看他的畫就知道是誰造詣高深而且也是一位嚴謹對待創作的畫家。在過去三十年半他會熱心參加國內各種類的畫展，但舉行個人畫展卻是他度過了六十三個春秋以來的第一次。

范友卓先生雖然在求學時即酷愛美術這一科，但是他卻沒有機會進美術學校接受訓練，那時國內還沒有美術學校，爲了追求美的境界他只有刻苦自修，他不停研讀繪畫理論，更搜集各種美術刊物及畫冊

作爲參考的資料，爲了更進一步追求創作上的造就他加進新加坡廣告研究會及雪蘭莪藝術協會。在窮年累月孜孜矻矻的鑽研，埋頭苦練，范先生終於成功地在繪畫天地中建立了自己的藝術風貌，在爲藝術奮鬥中塗下了輝煌的史頁。他的畫作除了曾入選由馬來亞藝術協會主辦的歷屆全國美展及國家藝術館常年展外，也經常受邀參加雪州皇城畫展，巴生濱海藝術協會畫展，一九七八年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主辦的全國美展，寫生畫展，彰傳畫廊主辦的五人畫展。此外，他在慶祝本邦獨立盛典的

孟迪加畫展比賽中榮獲亞軍獎及一項優等獎。一九六四年『生活的情趣』繪畫比賽他也獲得一項安慰獎。更值得一提的是，事，是一九五九年澳總理訪問本國，當局為美化他住在美倫酒店的套房，特地懸掛了多幅富有本地色彩的藝術品。這些藝術作品所表現的優美意境，大大引起澳總理的興趣，也許他不能不感到驚異，過去曾被視為是『文化沙漠』的馬來亞國，獨立僅二年就有如此高水準的傑作，當他探悉這些傑作是選自國家藝術館的展出品，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本邦的藝術進展概況，他決定要到藝術館一窺全貌。

在國家藝術館中澳總理除了對當時是藝術館美術指導的M胡申的傑作大表了贊賞，最令他矚目的便是范友卓先生所創作的油畫『菜市』。當時澳總理不但是大大嘆賞外，更希望以厚金購藏作為此則的永久紀念。最後是由聯邦政府購下再贈送給澳總理留存，范先生的這幅『祭吊』在發揚我國藝術及加深馬澳兩國的友誼的確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范先生這幅『菜市』油畫，以光與色作抒情的發抒，賦有強烈的馬來亞色彩與生活意識的特徵，畫面上的景物一片迷朦，近看是一無所見，遠觀則情景並茂，而且菜市上的一片熱鬧氣氛躍然紙上。這幅畫

曾被選刊在第二屆全國展畫冊上。

范先生的油畫積卅年的創作經驗，可說已登峰造極，他在畫面上所表現的色與光有獨到的功夫，對描繪到處充滿光與色的本邦的山光水色，村區市集，真是色色有光，反映在畫面上最能表現本邦獨特的熱帶情調。

他所創作的許多『甘榜』『椰林』的畫作，特別強調強烈的陽光透過樹蔭所射出來的那令人眩目仍掩映景色，洗練，鮮明，可說正達到最高的意境。

范先生平時非常注意寫生，他常常單槍匹馬或邀三兩知己到處寫生，數十年如一日，毫不知倦。更可貴的是他每創作一幅畫，除了要花相當長久時間在構思，而且更常常以同樣的題材反覆以不同的色料來表現，有時用畫筆，有時用油刀，不厭其煩作多方面的嘗試，以求達到最滿意的境界為止。

在現代畫派盛行的今日，范先生不趨附潮流，也絕不墨守成規，他始終堅持不喻專於一種風格，憑着一份美感心靈照實把物象永恒地表現在畫布上。

他沉靜，忠厚，諄諄有儒者風，不求聞達，他在藝術上所報的光與熱，使本邦藝壇光耀萬丈，永垂不朽。

一九八一

純美展

• 參展畫家 •

呂介文
潘金海
張耐冬
鄭浩千
葉逢儀
鄧德根
陳幹逸
譚紹賢
黃乃群



漁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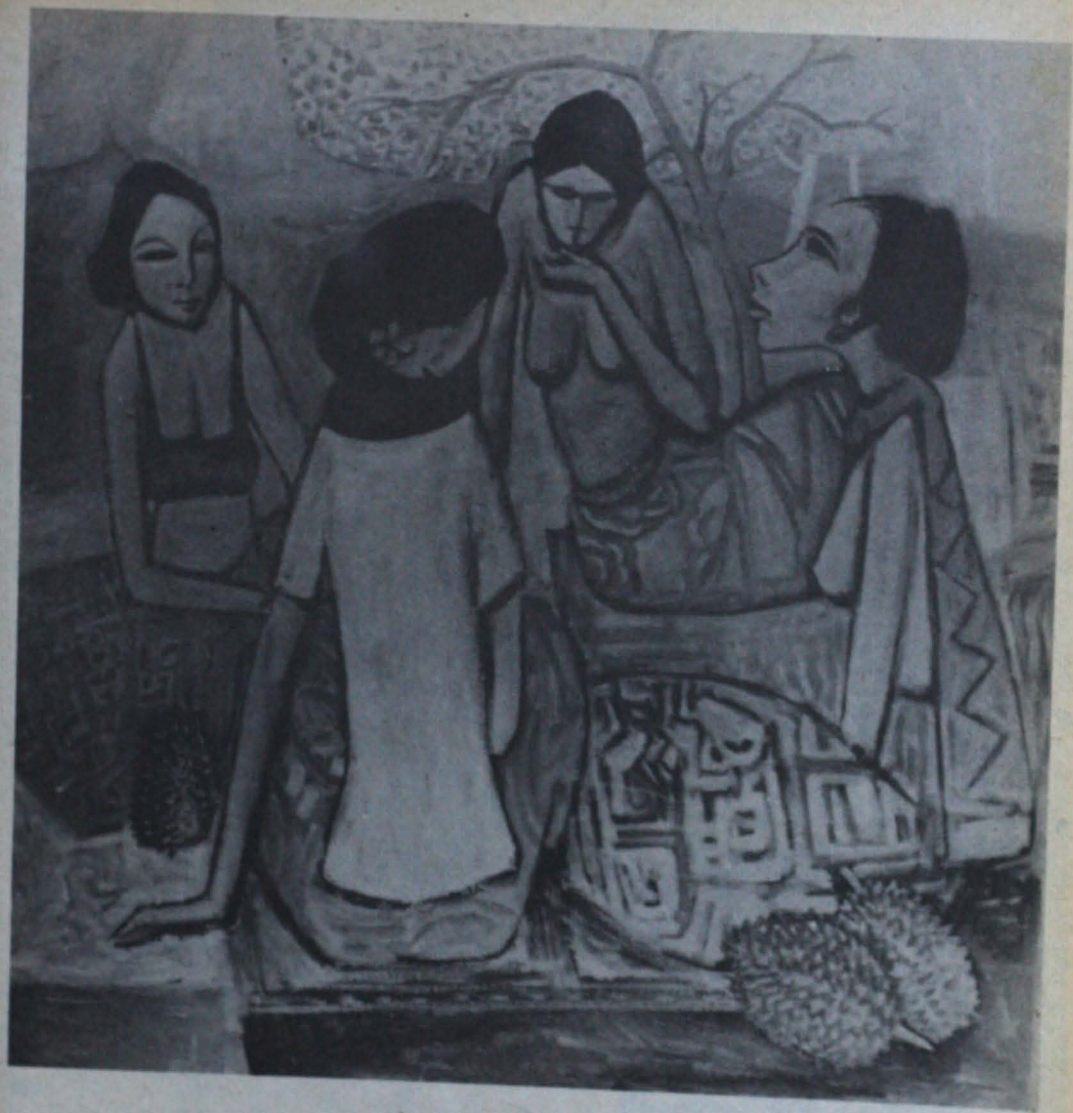
● 呂介文

遺跡

● 黄乃尊

五公塔
日屋
印能
遊
作





榴槤上市 ● 张耐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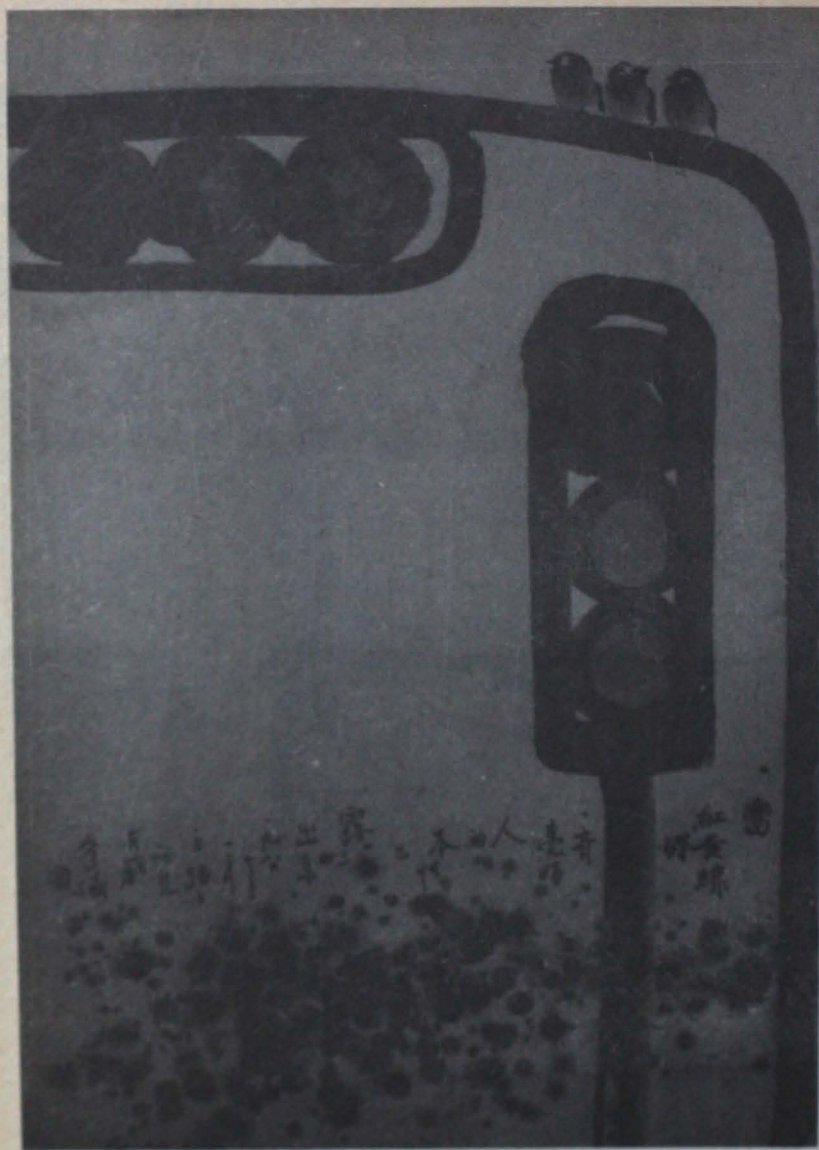


兄妹 ● 潘金海



雨後山居 ● 鄭浩千

交通燈
●葉達儀



山色

● 鄧德根





漁港 ● 陳幹逸



永安鎮 ● 譚紹賢（臘彩）

繪事視感十章

趙少昂

余對繪事管見，竇定觀感十章，用以自勉，悉屬陳舊，不合時宜，姑錄之以就正於有道。

- 一、六法而外，充以解剖，透視，物理及光學，博覽古今中外，隔會貫通。
- 二、以最簡單筆墨，對該物之形，神，質兼備，且賦有文藝思潮，斯爲上乘。
- 三、前賢理論作爲參考，不可徒事仰慕，以埋沒個性。
- 四、對大自然景物，默察領會，自能發生好理。
- 五、讀書，遊覽以增益閱歷，多閱歷便是學問。
- 六、胸襟廣闊，始能包羅萬有。其狹隘者，成就必不大。
- 七、不失乎美，斯爲美術。
- 八、師承有自，刻意創作，發前人所未發，造成一己面目，搶殘守缺，離有可寶，余不取焉。

九、虛心力學，恬淡自持，不可自滿。

十、明乎造物，擷其精要，機杼獨運，乃能出神入化。

「李家耀畫室」難產

現年八十高齡的老畫家李家耀先生於一九七〇年捐出一千四百件珍藏的書畫古玩給新加坡南洋大學，該大學為表揚李先生的仁風義舉。特闢「李家耀畫室」長期展示。一九七五年李先生把另外五十幅名貴書畫真跡及自己的二十幅創作贈送給大馬國家藝術館。據李先生說，國家藝術館茲收到這些藝術品後曾表示要設立「李家耀畫室」，以長期陳列其捐獻的全部作品。

現在事隔六年，未見「畫室」出現，看來這事已「胎死腹中」了。李先生表示他所捐出的全部書畫現在都已成為「公衆財產」，國家藝術館有擁自由處理，他是不便過問了。從李先生的這些心聲，我們不難理解到李先生對藝術館主事人未能實現諾言事始終耿耿在懷，一定感到「痛心」。他一定有許多話要說，但卻不願多說，何況他畢竟是一位永遠樂於助人不善求人，是一位恪守家訓，清高自愛的畫家名士。

看來國家藝術館可能要等到李先生捐出他的全部家傳之寶才來設立「李家耀畫室」。

但李先生卻堅決表示「家寶是絕不能送人的」。

「李家耀畫室」看來是難產了。

新視覺的藝術

我們生於今日工業時代之中，由於日常的經驗，在繪畫上所創出的幻像（Image）形態（Pattern）以及色彩……。自然是迥異於農業時代。不僅藝術如此，即科學也如此。科學的革命，早已由蒸氣的動力一躍而進入原子能，無限廣闊的宇宙空間。人類已身歷其境，同時由於電子顯微鏡的製造，使我們視最擴大數十萬倍，由於數千分之一秒高速攝影機的發明，使我們看到過去未賞看到的瞬息影踪，使我們視覺世界隨之煥然一新。

此等空間的擴展，多角的視界和高速運動，賜予我們新的知識，因而藝術的觀念，自然跟着科學進步而有所改觀。

現代藝術雖廢棄了曩者的遠近法，構圖法和物像外形的臨摹，而代之以「思想」和「情感」來為藝術造形的要素，但這造形體，仍然沒有脫離自然律（Law of Nature）的範疇。同時不論其為有機或為無機，其構成的機礎，仍然是具賦生命——能的活動——予人類以共鳴的力量。

固是現代藝術乃以精神的因素為骨幹，以物質的表現為表軀，絕非憑空的一種視覺造形。

徐悲鴻不認野雞學校

畫家老是揸着老師的招牌到處號召，有人加以非議。但也有人一有大成就後絕口不提師門名字，被人責為飲水不思源，「數曲忘祖」。後悲鴻尤絕，不只不認師門，更誣師門是野雞學校，藝壇譁然。這事請聽劉抗先生道來：「悲鴻曾在劉海粟所辦的圖畫美術院（上海美專前身）學過畫，後來卻翻面不認師，雖然在一場筆墨官司裏，想替自己擺脫學生的身份，卻越寫越顯出卑鄙的心事，請看下面一段他在報上所登的啓事：「……時吾年末二十，來自田間，誠懇之愚，感於廣告，茫然不知其詳，既而鄙擊也成該院函授稿本。數月他去，乃學於震旦，始習素描。後遊日本及留學歐洲，今有曾某者，爲一文載某雜誌，指我爲劉某之徒，不識劉某亦此野雞學校中人否？鄙人於此野雞學校，固不認一切爲師也！師道應導，但不存於野雞學校……。」把自己曾在圖畫美術院學過畫的事實私盤托出，卻又誣指該院爲野雞學校，連導師重道之理念也拋之九霄雲外，真是世風日下，莫此爲甚。

• 黃乃羣

楊善深 旅行畫稿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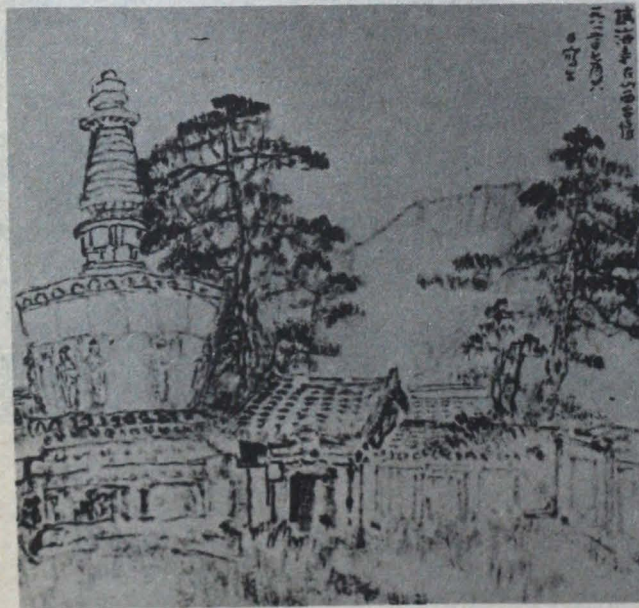
楊善深先生是當今嶺南畫派第二代最具代表的人物。楊氏以擅寫：動物、花鳥見長。人物、山水就有相當獨特造詣。他作畫態度嚴謹，強調寫生造形及筆墨內涵的重要性。

楊氏性好旅遊，屐痕處處，足跡遍及歐、亞、美，不下數十國，更曾數度暢遊中國，攀貫山。探孔子故居，訪西安碑林，遇長江之峽，登長城一覽，國內外的風光，真是意氣風發，豪情萬丈。每到一處，總不放過眼前景物，一管毛筆，畫情描繪，眼底下的一景一物，每出門一趟，必大有收獲。積畫稿不計其數，真如石濤上人所說：「搜盡奇峰打草稿」。

這裏選載楊善深先生的畫稿數幅，以供讀者欣賞。

鎮海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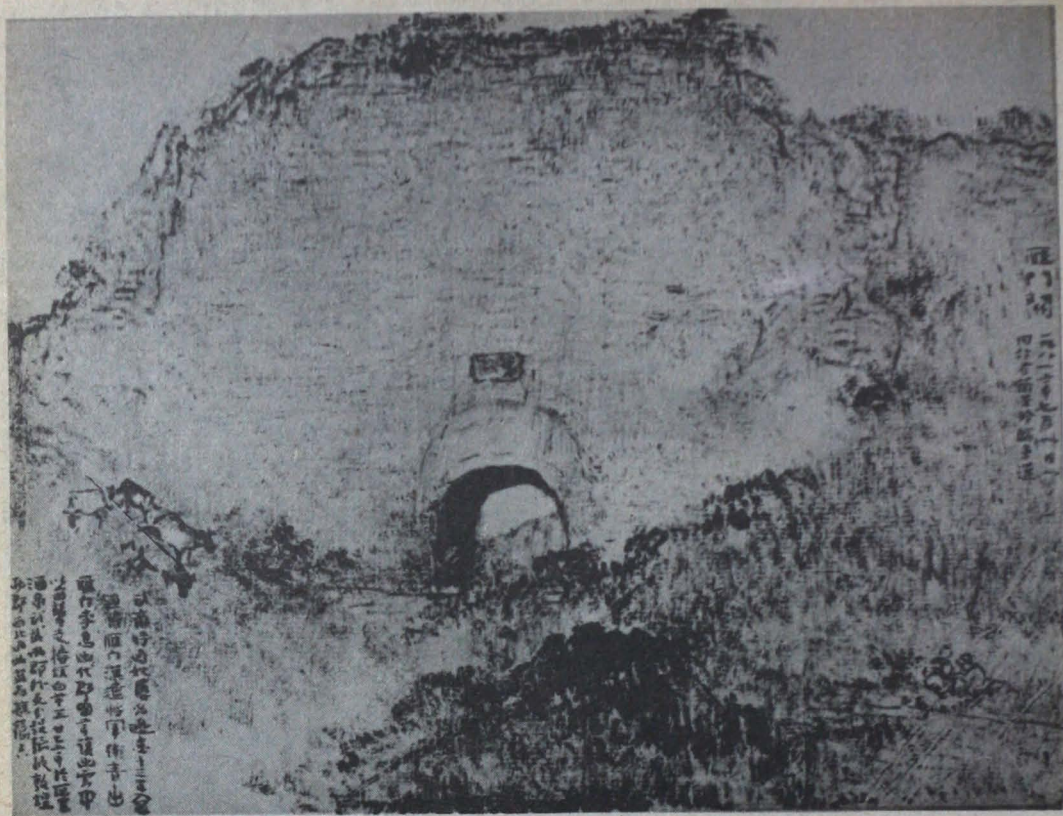
(1981年，楊善深速寫)





清凉山（大同）

（楊善深速寫于1981年）



雁門關

(1981年7月30日楊善深速寫。雁門關為古代名關，有一人當關，萬夫難過之稱。)



大同雲岡11-13石窟
(楊善深速寫)

通行（套色版畫）

梅創基





村落（水彩） 黃配江（香港）

黃配江，生于1930年，現任香港大一設計學院客座導師，職業畫家。



岸（水彩）
黃配江（香港）

- 沈雁畫展。八月廿八日至卅日在精武畫廊舉行。
沈女士為星加坡藝術學院院長。
- 陸鳳蓮峇廸畫展。八月廿三日起至九月七日在眞善美畫廊展出。
- 范友卓油畫展。九月六日至九日在精武畫廊展出，展出八十幅由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代表作。
- 楊善深畫展。九月五日至十一日在集珍莊畫廊展出。楊善深是當代嶺南畫的代表人物之一。
- 吉隆坡藝專美術有限公司舉辦首屆藝術節。邀請畫家有楊建正，廖彼得，張冠福，陳金明。
- 全國「妙繪妙畫」兒童繪畫比賽，由九月四日至十一日在邵氏大廈展出，由星洲日報聯合豐隆金融機構主辦。
- 國家藝術館主辦全國青年繪畫比賽由八月廿八日至九月廿七日。這項比賽提供優厚獎金。
- 一九八一年純美展。十月十日至十三日在精武畫廊展出。參展畫家有：呂介文，鄧德根，張耐冬，黃乃群，葉逢儀，覃紹賢，鄭浩千，陳幹逸潘金海。
- 全國新人獎繪比賽，由南洋商報協辦。吧生皇城藝術家協會及博雅畫廊主辦。所有比賽成績於十月間公佈。
- 梅創基畫展。

想到、寫到

- 全國華文書法公開賽優勝作品暨名家書法展覽於八月一日至二日在東馬詩巫展出，八月五日至六日在古晉展出，八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檳城展出，八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在亞羅士打展出，由大馬黃氏聯合總會主辦，雪蘭莪江夏堂協辦。
- 吉隆坡美術學院水彩研究會首屆展覽，由八月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在精武畫廊舉行，展出數十幅水彩作品。
- 全國華人書畫展，由八月九日至十二日止，此項展覽由雪蘭莪中華大堂主辦，並有專題演講：黃子貞主講書法的功力。朱自存主講華文書法的實用價值，黃崇禧主講大馬華裔書法的發展概況，莊金秀主講大馬華人美術的發展概況。黃乃群主講中國水墨畫的創作態度與觀念，鍾正山主講傳統中國畫的未來發展，劉抗主講中國畫對西洋畫的影響。
- 周伴娟畫展。由八月一日起至七日在精武畫廊展出，周伴娟女畫家是香港嶺南畫大師趙少昂的弟子。

談現代詩詮釋

◆ 謝川成

馬華現代文學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歷史了。在這一百二十年來，現代文學的諸多文類中，以現代詩最為豐收，不過，它受到的攻擊也最多。由於現代詩是一種新的詩體，本地的保守派人士一開始就否定了現代詩的存在價值。在他們看來，現代詩是舶來品，是晦澀的，難懂甚至是不可解的；同時他們也抨擊現代詩寫的是風花雪月，脫離現實人生，因此是文字遊戲，是無聊的。當然，我們不能否認，早期的馬華現代詩有不少缺點，那是任何一種新文體過渡時期的必然現象。現代詩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難懂，那麼不可解呢？這個問題就很自然地回到我們今天的講題了。我之所以要和大家談現代詩詮釋，為的是要證明現代詩乃是可解的，可分析的。

所謂現代詩詮釋（The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Poetry），顧名思義，就是對現代詩作一分析與討論。詮釋的角度很多，沒有一定的方式。就我個人而言，我通常視詩為一有機的整體（An Organic Whole）。在詮釋詩的時候，我探討的是詩的主題以及詩中的技巧如何配合主題而達至一種融渾（fusion）。我注重的是作品的藝術性。當然在討論作品底藝術性時，作品的內涵也被揭示了，因為，如果技巧的運用不是因內涵所需要，那是沒有意義

的，同時也容易被攻擊爲「技巧主義」，華而不實了。我覺得，既然詩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那麼詩中的語言，意象，節奏，音樂性等都應該是各個相關部份的統攝，形成一個有生命的結構。換言之，詩被詩人創造出來之後，乃有其自身俱足的生命力，經得起任何形式的分析與討論。

在『致癡弦書』一文中，溫任平把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詩詮釋文章分爲幾類，現簡述如左：

第一類是逐字逐句的詮釋。詮釋者注重的是詩中的字與詞語的意義，讓讀者了解那首詩的意思。這種一字一句拆開來解釋的方法，雖然有助於字義與局部字質的了解，但詩的讀者往往因這種方法的誤導而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未能領略詩的整體效果。詩就好像一座八寶樓台，整體來看是美觀的，吸引人的，但是，這座完整的八寶樓台一旦被拆下來時，它將變成甚麼樣子呢？只是一堆支離破碎的磚瓦吧了，再也不美觀了。詩也一樣，硬硬地說這一句是甚麼意思，那一句是甚麼意思，到最後我們仍然無法肯定這首詩所要表達的中心主題爲何，因爲這種方式只追求知性的逐句了解，而忽視了詩整體的感性。所以，經由這種方式分析過的詩，是無從引起讀者的美感經驗的，這是不是很可悲呢？

第二類的詮釋是從一個特別的角度去審察一首詩，如美學和心理學就常被用來分析現代詩。舉個例子，溫瑞安就曾從美學的觀點去評析溫任平的『廟』；藍啓元則從『性』這一角度去分析余光中的『鶴嘴鋤』。這種從特別角度的分析確會有助於讀者進入詩的堂奧。

第三類的詮釋是就某一首詩的某一特徵作一申論。這種詮釋是相當學術性的，那些受過相當學院訓練的人才比較容易着手。例如溫任平曾經捉緊郭青『喧囂的誕生』一詩的戲劇性加以分析和討論。

最後一種是比較詮釋，即把一首我們要評析的詩與另一首風格接近或完全不同的詩作一比較研究，以闡示兩者之間的異同，和幫助讀者欣賞。這種比較詮釋可分成縱的比較和橫的比較。縱的比較是把兩首風格接近或不同的現代詩作一比較，我們甚至可把一首現代詩與一首古典詩互爲比較。橫的比較詮釋則把一首中文詩與一首西洋詩比較，如溫任平在分析鄭愁予的『當西風走過』時，就會把它與葉慈（W.B. Yeats）的『當你老了的時候』作了一番印證。

以上是溫任平所提出的，我們今日所常看到的詩詮釋的一些方式與類別。接下來我想向大家介紹兩首現代詩。我對這兩首詩的詮釋也許並不屬於上述任何一類，我是依循自己一貫的做法，即視詩為一有機的藝術和諧體，探討其主題以及詩人如何運用恰當的技巧來表達它。

首先：讓我們先看張樹林的『記憶的樹』：

不知道終點在那裏我走來

不知道相忘是甚麼妳走去

愛情，是一尾魚

在不明的夜裏溜走

樹林是風景，也是臨別相望的阻礙

不知你的身影從那一棵樹背後消失

像一尾帶鱗的魚溜進水聲裏

總不知是從那個失神的縫溜去

燈光亮了兩岸

不知道那岸是妳的家

一個電話掛斷了兩岸訊息

像輕輕地掩起一卷書，再也讀不下去

原來愛情是叫我如何看妳離去

原來妳是一棵樹

在我的記憶裏無法連根拔起

『記憶的樹』是一首情詩，以第二人稱寫成了詩中也有第一人稱的夾敘，但比較是不重要的，是謙卑的。也許重要的是第二人稱的「妳」的離去對第一人稱的「我」的影響。

既然是首情詩，此詩的主題當然是愛情了。詩人在這首詩中所要處理的是一種失戀者的情緒，和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對愛情所持的看法。

開始兩句接近律詩常用的對照手法——「不知道終點在那裏我走來，不知道相忘是甚麼妳走去」，詩中的「我」走向的是愛情，而「妳」則從愛情走出去，也就是說，開始兩句點出了兩個人「各分西東」的事實。這兩句的語調是惋惜的，讓讀者感覺到一股甜蜜的憂愁（Sweet Melancholy），第一句是甜蜜的，因為「我」走進愛情，第二句則是憂愁的，因為愛人已離他而去。

魚是這首詩的基本意象，象徵愛情。對詩中的「我」而言，愛情「是一尾魚，在不明的夜裏溜走」。「一尾魚」是愛情的隱喻，而這個隱喻的出現不是空穴來風的。「愛情是一尾魚，在不明的夜裏溜走」值得我們玩味；詩人爲甚麼要用「溜走」二字呢？我想，那是因爲愛情走的時候，詩中的「我」是不知覺的，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它走得太突然了，亦如第二句的「妳」走得那樣令人無法預料。在此，「一尾魚」用來象徵愛情相當準確，因爲魚身很滑，不易捉摸，而在我們不留意間，魚已滑走了。因此，「溜走」二字的運用呼應着「一尾魚」這個隱喻，兩者相輔相成，頗能暗示那種「突然離去」的情景。

魚這個意象在第一節進入尾聲時又再重現。這種重複，強調愛情乃是在詩中的「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離去的。「妳」的身影「像一尾帶鱗的魚溜進水聲裏，總不知是從那個失神的縫溜去」，「溜」字的重複運用闡示的就是那種「失神」的狀態。「失神的縫」是詩中人物的自我投影（self-projection），如果「縫」（詩中的「我」）不是在「失神」（不察覺）的狀態，愛情也沒有那麼容易「溜走」了。我們可以進一步地說，愛情的「溜走」其實是他底愛人離去的一個換喻（Metonymy）而已。

第二節有七行，可分成兩個部份來談。前四行表現了兩者的隔離，那是地理上的距離，暗示的是兩者的心理隔閡，心靈的相背。電話是現代男女談情的重要工具之一。在這首詩中，電話被掛斷了，徵示兩者關係的惡劣化。其中原因我們無須探討，重要的是，從整首詩來看，我們得悉負心而去的是女方，她掛斷了電話，使到詩中的「我」「拖起一卷書，再也讀不下去」。

此詩的最後三行「原來愛情是叫我如何看妳離去／原來妳是一棵樹／在我的記憶裏無法連根拔起」表現的是詩中的「我」經過了一次感情挫折之後的回想。他已經清醒了。然而，

毫無疑問的，詩中的「我」的感情是真摯的，不能改變的，縱使對方已離去，他依然懷念着她，因為在他的記憶裏，她已經是「一棵無法連根拔起的樹」。

『記憶的樹』的語言明朗，在這明朗的語言下面流動着的是一股真摯的感情——愛。就詩思的發展來看，對於愛情的溜走，詩中的「我」開始時是頗不願相信的，「不知道」一詞的反覆運用勾勒出此種情緒。但是，事實終歸是事實，到了最後，他唯有接受，「原來」的連用二次頗能揭示他底觀點的轉變。事實上，在這樣的一首詩裏，從「不知道」到「原來」是一個心理蛻變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從「沉迷」到「清醒」的過程。因此，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詩人頗能運用恰當的語言去呈現他內心的情緒，不失為一首語言與內容配合無間的詩。接下來，讓我們看洪而亮的『街燈』：

街燈總是低垂地

攫取滿街熱鬧的寂寞

淒守着一街無盡的冷落

無論大街小巷莫不如是

猶似垂首無語的異鄉人

默算淒淒切切，從月亮到太陽

洪而亮這一首短詩一直到最後第二句才有一個突變，這突變也點出了詩的主題——異鄉人的孤寂。

洪而亮是馬來西亞公民，目前在台灣留學。這首詩可以說是他的生命旅程中的點滴，也是他留學台灣的心境寫照。

人在異鄉無疑是孤寂的。這種異鄉人底寂寞已成了現代詩的一個相當普遍的題材，因此，就題材而言，『街燈』並未突破既有的窠臼。就技巧而言，洪而亮運用的是明喻（simile）的表現手法以及擬人手法（Personification）。

這首詩相當簡單，全詩只有六行。首四行「街燈總是低垂地／攫取滿街熱鬧的寂寞／淒

守着一街無盡的冷落／無論大街小巷莫不如是」描繪的是街燈整夜獨守街巷那種孤寂情景。在這幾行中，詩人把街燈人格化。街燈本來是個物體而已，並無生命。但是，經過詩人把它擬人化之後，它的一系列的動作頗能撩人心思。街燈低垂着頭，它攫取的是滿街熱鬧的寂寞，同時它也淒守着一街無盡的冷落。「低垂」、「攫取」、「淒守」是街燈每天的常例工作，給人的感覺是無奈的。街燈那不變的姿態給人的印象本來就是淒涼的，在這裏，因為擬人化技巧的運用，街燈所流露的情緒頗為感人，予人相當深刻的印象。

異鄉人的情緒亦如街燈那樣，寂寞，無奈，孤獨，淒涼。詩人把街燈與異鄉人相提並論，指出了兩者的遭遇是一樣的。街燈低垂攫取滿街熱鬧的寂寞亦如異鄉人垂着默數「淒淒切切」，「猶似」二字，使我們不難看出這種的喻法是明喻。

總的來說，這首詩的語言運用不算成功，詩中的「寂寞」、「淒淒切切」等字眼都有太露之嫌。不過，詩中明喻與擬人化手法的運用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這前面的兩首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兩者的語言是明朗的，可解的。也就是說，所謂現代詩，並不是好像保守派人士指責的那麼難懂和不可解。要了解現代詩，就必須閱讀它，沒有閱讀作品而遽下論斷，那就流於「隔靴搔癢」和印象式批評了。

瀑布

● 周清嘯

從絕高的懸崖一縱
我翻身成疾撲的大鷹
背負着天穹，俯瞰萬里江山
挾着凌厲的聲勢，浩蕩
成千古僅存的絕響
像改朝換代的戰鼓急急播起奔騰的馬蹄
也有大風起時的悲壯
我的身世來自一場千古的雨
會無奈地在河中
負載帆船，飄浮一些春去的葉和花瓣
到過村莊，經過亂石灘
看過寂寞的旅人，浣洗過婦女手中的衣裳
匯聚其他同伴，聽他們說
本屬於豪壯的，卻只有

寫生

森林裏的猿聲，黃昏時的一些晚風
知道，我們真就這樣
就這樣渡過今生嗎？
思索着要回天上，抑或
留在世上成深潭
雖是水流一道，也可驚天動地一番
把往後的旅程和榮辱
都寫成人世的最難忘

立在落地長窗前
寫生，有山而無水
一屏烏綠湧動成波浪
捲向漠野遙遠深處
隱沒在北方多雲的傳說中
其時恰有小簇翔鳥
共啣一片蔚藍投西

而旱河是有的，座落在此屋與彼屋之間
圍牆外那道筆直的街
氾濫着午後勝雪的陽光
微塵紛紛如風中斜雨
三兩支鮮彩的傘花
緩緩走過……。

對岸幾幢古式建築
土黃的臉互相瞪視着
影子重疊，浮在河上
展露出斑剝的痕跡
那是歲月犁耕過的
深淺不一的濠溝

立在落地長窗前
寫生，玻璃上的靜景
在筆下活成遞傳的人間
其時對岸樓窗光影閃掠
一道瀑布奔瀉而下
騷動起陽光氾濫着的旱河
一如畫布上濡濕的墨汁

• 柔密歐 • 鄭

唱曲

既然早就把異腔感染你
那麼有甚麼好鄉愁呢

也許，一切就是很遠很遠的哭聲
正如你的唱曲

酸甜苦辣

都順着東南亞氣象又
措不及防的變奏

當在月下椰岸起舞

散落一地竟是破碎的意象
之後，卻是手一擺，又一擺地
不能自決的答答的主題

既然早就知道今夢易醒
那麼還有甚麼好預支的呢
真的，唱曲只能是唱曲

正如你的命運沒有選擇
倉碩也在鼓聲中驚跑

雖則他還堅持着一碗豆漿
想滾盪印度洋

復溫熱一腸江南春曉

既然唱曲唱出你我的心

那麼敞開着每一條車道

寫意寫意所有通行的車輛

都馳向貼着陽光的羅馬

當峇峇終於明白了

娘意也不再被操縱在

那種風花雪月的護城裏

就如今晚使我供舞

最美的歌曲

還是無言的心聲

最美的舞蹈

還遠不及目中的火燄

因此不管低吟或高叫

唱曲確曾唱出了一切

但又不會唱出甚麼

寫於參加椰加達文登區的印尼華裔人
士的唱曲 (Cokek)，一種類似浪迎的邊唱邊
舞的晚會後而作。

香港名作家：徐速先生逝世

香港名作家徐速先生於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在香港逝世，終年五十七歲。徐速先生原名徐斌，又名徐直平，一九二四年於中國江蘇省宿遷縣書香世代之家。本性聰敏，少善屬文，於青少年時代，其文才即為同儕所羨稱。迨抗戰軍興，先生立志報國，投筆從戎，投考中國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九期，畢業後即馳聘沙場，位至參謀等職。

抗戰勝利後，先生隨軍駐於北京，雖隸屬軍隊，因生性酷愛文學，特往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旁聽。於文學、文化事業，其志益堅，乃於一九四八年創辦社會性和文藝性相容之綜合性《新大陸》月刊：編務之餘專心創作，處女作中篇小說《春曉》，即在該刊發表，從此開展其一生不懈之文學生涯，惜時局急劇變化，先生不得不離開北京度其流亡生活，辛苦經營之《新大陸》亦只可忍痛結束。

一九五〇年，先生自成都抵港，先在自由出版社任編輯，雖生活艱苦，然先生對文學創作之熱誠絕不稍懈，目睹香港是時之流行小說假借愛情故事以販賣色情，於少男少女讀者為害至大。先生思有以匡正之。乃構思小說題材，以高尚情懷，以真誠之愛為立足點，藉以提高文學作品之質素及格調，為香港文壇闢出一條新路。在此目標下，先生於兩年之間先後完成兩部長篇小說《星星之火》及《星星、月亮、太陽》。後者於一九五二年在先生創辦之高原出版社出版，

一時洛陽紙貴，轟動文壇，一舉奠定 先生名小說家之地位。此書至今共印行十五版，印數超過四十萬冊，為香港文學作品之銷量最高者。此長篇小說曾由電懋公司改編成電影，菲律賓話劇團改編成話劇，香港電台改編為長篇廣播劇，年前又由麗的電視台改編搬上螢光幕……影響之廣大可以想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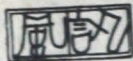
繼『星星、月亮、太陽』後，先生於一九六〇年出版長篇小說『櫻子姑娘』，一九六三年又出版長篇小說『疑團』，皆獲讀者廣泛擁戴，除長篇創作外，先生還撰寫大量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和文學評論，大部分均已結集出版。

從事文化事業為 先生終身職志，除創作及出版書籍外，先生於一九五五年創辦《海瀾》和《少年》兩種雜誌，為青少年讀者提供發表園地分享可貴精神食糧。一九六六年內 先生不惜以身患高血壓之軀，創辦純文藝雜誌《當代文藝》月刊。該刊在苦心經營下維持十四年之久，所栽培青年作家為數至多，對推動海外文藝創作有不容抹煞之貢獻。在此期間，先生曾應聘擔任珠海書院教授，講授新文學，又為香港青年舉辦文藝函授班，對培植文藝新苗不遺餘力。

三十年來 先生寫作不輟，留下大量作品。先生於文學創作其喜愛逾於生命，以「努力不斷的努力，將你的生命貢獻給你所喜愛的工作」一語，為自策自勵之座右銘。十多年來以抱病之身，仍完成近百萬字長篇巨著『媛媛』惜乎結尾小部份章節未及完卷即撒手人寰。

目前 先生應邀擔任香港市政局文學創作獎小說組評判及青年文學創作獎小說評判。不幸於創作獎頒獎之日（八月十四日），先生未及親睹所評選之新作家領獎，即溘日長逝矣！

先生於一九五七年與張慧貞女士結婚，生一子一女，長女昭儀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次子伯齡頃在美國唸中學。



- 蕉風由本期起，增闢美術版，算是一個小小的新面貌。同時，蕉風每本定價也提高到馬幣一元五角。其中的理由不必贅言，相信大家也明白。
增闢美術版，也許會有損蕉風的「純文學」美譽。其實認真說起來，蕉風一路來斷斷續續刊載不少有關電影、戲劇、繪畫等文章，說「純」也不純了。文學與藝術，是一脈相通的。兩者配合，相映得彰。本地畫壇和文壇有如涸轍之鮒。有關本地繪畫的刊物，不見傳聞。蕉風得到幾位大馬繪畫工作者的協助，能夠闢個美術版，一可讓美術工作者有個發表作品的園地，二可使關心畫壇的人看到本地美術界的動態，彼此通達。
- 由於技術問題，本刊九月及十月號聯合出版，但期數不變。
- 蕉風經常遲遲面世，個中原因很多。不過我們盡可能按期出版，解除作、讀者久等之苦。
- 南馬小說作者洪泉是蕉風其中一位肯於嘗試的作者。經過幾個月的埋首苦「寫」後，洪泉終於拿出貨色『解脫』，一稿意義深長。關注洪泉創作歷程的讀者可以注意到他時時在創作領域上力求突破，另拓疆界的痛苦與努力。『解脫』雖然不是作者在創作困境中的一次脫穎而出，卻是一個真摯，果敢的嘗試。
- 黃繼豪是新加坡的作者。我們這期刊出他的創作「專輯」，是爲了讓讀者對他的作品風格及技巧有較深的認識。我們希望能每期刊出一位星、馬作者的作品專輯，因為我們相信寫文章的人和運動員一樣，如果有更多的 exposure（不是吹捧），他們同樣可以吸收到更多的經驗。所以文章登了出去，也希望有人批評。
- 這期的幾個專欄作者：黃潤岳、梅淑貞及邁克「告假」，由鄭百年演獨腳戲。



□□蕉風文叢

《台灣當代詩人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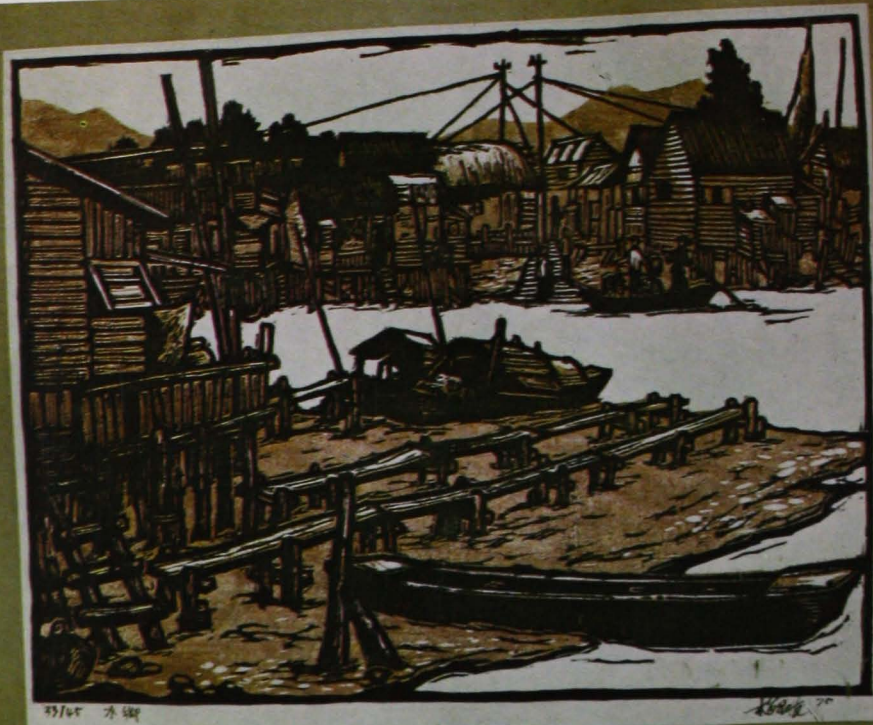


吳天才編著 ● 厚一百八十頁 ● 資料豐富詳實 ●

本書共收錄三百卅餘位台灣新詩人的小史，同時配以作者個人玉照和若干幀生活照，奠定本書在中國詩史上的價值與地位。「台灣當代詩人簡介」讓你一覽台灣當代詩壇風雲人物的面貌。

每冊馬幣六元 ● 美金三元（海外）

郵購處：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Malaysia.



漁村（套色版畫） 梅創基（香港）

梅創基，生于1940年，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及大一設計學院導師。

梅創基 黃配江畫展

木刻 版畫 水彩

展出日期：1981年10月3日至8日

展出地點：吉隆坡史蒂芬大廈三樓集珍莊畫廊



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dit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